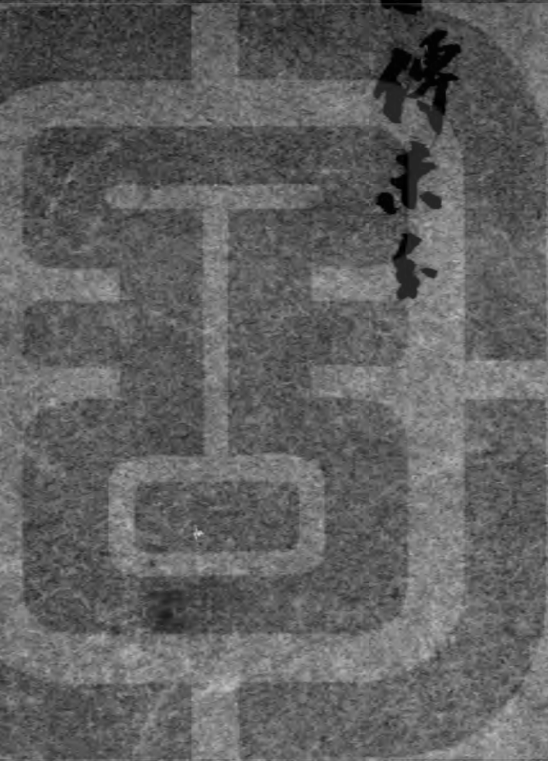


二
隆

野傳未全

春秋左氏傳集義訂詁 二卷



与前排写

案破人之诗列女传有女傅母也篇谓傅母所作其言曰

傅母在者女之傅母也女为衿莊公夫人既曰曰壯姜之

交拜交拜之者文始往操行哀情有治容之行淫佚之心

傅女見其掃帚不正諭之曰子之家世之尊榮當

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子當为民表飾儀貌杜

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綉儀飾在與馬且之不貴

德也乃作待曰破人其所衣銅衣者侯之子衿侯之

妻东宮之妹邢侯之嬖譚公雖私砥厲女之心以高

節以爲人居之子弟乃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

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居子善傅母之所未至也此

蓋魯詩之說刻而為魯詩存者如是以為傅母所作
不也毛說國人之切於事情也

又娶于陳曰厲嬖生孝伯早死

杜曰陳今陳國陳縣左傳

春秋列國四廣能去陳嬖時侯爵出自帝帝爵

後封於有虞之幕高孫陶父為周武王陶正以元女木

姬下嫁其子滿而封於陳使奉帝祭今河南開封

桓公二十三年魯魯公立閔公二十一年魯哀公十四年

也魯三年楚之魚王使公孫朝滅陳正義云此當桓公時

二務蓋桓公初嫁也史記桓公名鮑大夫表云陳都宛

今河南開封府治

其姊戴嬖為生桓公莊姜以乃已子

杜曰嬖陳姓也厲戴皆嬖也莊姜子然不子之位未定左傳

正義云禮法暴慢之公親曰厲典禮之愆曰戴是皆

禮也案雖與實則妾不稱當敵也詩燕三傳云仲戴嬖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左傳

杜曰嬖親幸也左傳

言嬖人微賤人故不出其名氏

有寵而為兵公孫禁也

終風之詩序云衛莊姜傷已也曹州吁之暴見侮

慢而不能正也此序与左氏語合但玩詩意終風為

章疏街莊公言非州吁也

石碣諫曰臣聞愛子者以義方

杜曰石碣街大夫左傳

賈曰石碣街上卿注世宗

禮記王制次國三卿儀禮聘禮疏云師每國三人是

師有上中下大夫三卿也方注禮記集解注云

保鄉方進士方道也注禮論謂有方也注白論

語且知方也集解謂方義方也禮記輕解注引此行方

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

服曰言四也過也邪也左傳

正義云驕謂恃已凌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奢服也

度泆謂放恣也驕云此四者之來自邪而趨服虔云言

此四者過也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也身言

之不已將至於邪之謂惡逆之也劉又驕服云邪是所

身能起四過也若淫邪起行所云四者之來自寵祿也

寵祿豈是邪乎四者得從而來乎服言弗納於邪

懼其得驕以至於邪能先邪而後驕

四者之來自寵祿也

韓非子云嚴家之悍虐慈母有敗子故曰姑息養

奸寵祿一焉勢必至此書曰他不期驕祿不期侈也

綱之公族石氏觀

東清書文論志

通志氏族略云

石氏極壯靖伯之

孫石碣有大功於衛

世為衛大夫

謂也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君未也謂之為福

杜曰言將立乃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得寵而為

福左傳

~~謂~~左氏會箋云夏小正乃瓜仔曰乃在色之辭此石碣

反激之壯公也德非矣之立州吁也鄭其段上且得寵而

為福與此同公于呂謂與與太叔臣也之是反激之

辭與石碣後句

支寵而不驕之而能降之而不憾之而能貯之鮮矣

杜曰以此也少也降其身則必恨之則思亂不能自安自主左傳

正義云恃居寵者未有不驕之既驕於必不能自降其心

行降其心未有不恨亦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釋

言云所重也言恨則思亂必不能自主也

且支賤防貴少凌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

杜曰小國而加兵於大國亦息侯伐鄭之比

正義云務謂有所害陵謂加兵之間謂居其間使彼

疎遠也加之加陵破謂破散淫義不兩立行惡則破善

殺言破也管子五輔篇曰聖王節八種以道民一者去其

義必為人君去中正而去私為人臣去忠信而不壹為

人云去並重以友為人子也孝弟以弟為人兄也實裕以
悔為人弟也此順以敬為人友也敦悫以固為人妻也勸勉
以貞支然則下不信上臣不殺君賊不踰貴少不侵長遠
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
周語富辰亦云支禮新不間舊則一禮之後古矣石碣
止學六也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所謂六順也

杜曰臣行君之義

案宋宣十五年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二
載義而行之為利是杜所事也

去順致逆所以速禍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也乃不可乎

效法也閔二年傳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注云速也疾也速

通疾召二義

弗能其子厚與州吁也杜意之不可

史記張耳何耳雅遊謂其交友也與州吁遊謂與之交也

桓公立乃老

杜曰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弑其君桓行先經以始也

桓公之立內有莊姜護持外有石碣夾輔故能相安事至

之久而無事乃至其立石碣乃致仕耳焉所謂既已也

已

公二十九年文公又遷于濬為林之所滅安世記世家自
 東樸公付十八世至穆之惠王十四年為其所滅王云云
 杜解杞幸都陳西莊巨縣桓六年濬于公三國杞似前之遷
 都濬于乃以地理考證推之雍丘去濬于且千里濬于與古
 杞安能越鄭宋魯而遷并之處言其城國而為濬
 于之遷于得地理志注雍丘城杞國武王封康榘於
 此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濬于之次春秋後十七年則杞初
 不因并濬于而徙東遷也年婁杞邑杜氏云城陽徙
 縣東北有婁鄉後得書平陽侯國有婁亭注謂是
 年婁地屬北海移縣今城也則杞之國在青州齊之南

移石樓墜下

案地理志魯北河郡
 濬于縣應劭曰春秋
 州公初魯左氏信曰濬
 于公初魯左氏信曰濬
 州國名濬于國之所
 都於濬屬北海郡
 晉時屬東莞郡
 故釋例土地名云州
 國都於東莞濬于
 縣蓋濬于為州國之
 地而杞取之為都也

魯之東春秋前已不都而丘明矣雖丘今杞縣春秋時
 為宗鄭二國之界地蓋王子友遷於鄭鄭之時杞已去
 而丘而遷北河其後或都濬于或都緣陵皆在古
 州之南境特未都濬于之時不詳其地果仍在要其在
 東丘城之間與莒為鄰已久雖之封之故封之也特
 也今古州府該城縣東北有婁鄉城與古丘縣接境

戊申衛州呵執其君完
 杜曰稱臣執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中三月十七日有

日而左好

心義云自莊以上執執君皆不書臣國公以下皆書臣

明時史之異曰非仲尼所皆刊也州吁害公子而不報公
子之付文更在報能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詳與否自釋
例曰尋案去秋後氏族之稱甚多參差而先儒皆以
為例此注之外赴別惠有人身自來其例不可合因以
辟迥未賜族為說弑君不書族也而子州吁之知不報公
子公孫賈氏以為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案公子商人
亦弑君取國而獨稱公子宋智一賈氏以為督有以
君之心故去氏案付自以先書弑君見義不在於氏
也宋賈氏以為未賜族案付稱南宮長為已氏
南宮不曰為未賜族也

臣子之惡昭於繼而積於漸不卑遂成
弑逆之禍易曰履霜堅冰至也夫子謂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其所以由來也漸也

杜曰戊申二月十七日有日無月注左付

正義云戊申有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定一周則八十
五日往辛十二月癸未與辛字移公則此年二月不均有
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二月之日故長歷推此事
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均有戊申也
三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

以存三月之內不是字誤故曰有日而左月僅二十八
年冬十二月而經有壬申朝于王所有日而左月
經有此款故知此三曰之凡此亦有十四事案左月
而看日別舊四史之圖文記事之例不能以此

東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杜曰遇女尊次三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

左傳

啖助曰古者有遇禮本制此禮恐忽有邂逅相

遇簡易而行故與公禮不同孫實云公羊傳曰遇

謂不期而會也遇志相得也夫遇逢也稱聖人慎辭

易

而書之非為相也不相而立法以安之公羊傳曰不期

而及曰一動居出一居安之是托不期以自相不

盾也又正義云劉向以遇女用冬曰遇之禮故杜註

之釋例曰遇女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相達遇女身周

禮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去我自有行連

案賈逵從別款之說不但犯此所謂遇而此在

夏商何以用冬見禮以尊次禮造次

杜曰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左傳

水經注京相璠曰在阿東北四十里有清亭所謂遇于清也

大子也云清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去縣八

里驛理書云臨中書省有宋平陽清衛北阿二亭

唐人鄭昌邑文宣十三年亦狄伐晉及唐二帝也亦曰唐原成十七年國勝待命于漢高祖也哀十一年齊國書高祖一不伐我及唐亦齊地案杜預言唐術地而又言東河之流高祖嘗以後說地為是西澤東郡信縣李氏汝水在今東昌府堂邑縣東南四百里是又東河堂邑在春秋時地皆屬齊一清也齊謂齊國書也杜預案齊書十一年齊書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伐鄭之鯨勇起於州吁而宋為之主自此以後宋術陳鄭多子乘

傳四年去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史記世宗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從之州吁出奔十二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奔衛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宋術亡人以龍不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殺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案竹書記事亦言平王三十九年衛莊公卒自平王三十七年至魯魯隱四年正以付十六年之數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濮

杜曰宿盟在元年左傳注

倉卒之間不能為會也

宋穆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

宋穆公使出居在鄭以避焉公國人祇奉馮而不以故
忿而出奔也

鄭人怨細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吳君之怨於鄭

杜曰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注左付

案服虔以先君莊公李貽德云漢書禮樂志而
背忘先左昭注云是也先人謂祖又州吁於莊公考
也故知細莊公也杜指二年鄭人伐衛之怨據史記衛
也宗稱桓公十六乃州吁所殺則隱二年當桓之

也州吁方弑桓而奪其國豈反為修怨而後仇乎則
指為隱二年之怨非是也當是莊公時存也怨在去

秋之前段二年伐衛亦是修怨也桓公始有怨修

而求寵於汝侯以和其民

杜曰汝侯豈在汝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求去寵寵

注左付

秋求汝侯定其位則其國民不敢有違不違

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杜曰害謂宋公子馮也注左付

君為主也色以賦與陳蔡居則衛國之願也

杜曰言舉國之賦調也注

服曰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注

國語魯語是帥弊賦淮南要界初老索薄賦也注並

云賦兵也周禮大司馬之職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後

鄭注云賦給軍用也今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

眾寡力利蓋曰賦出兵國之通制也實以兵為賦也杜

注謂賦調也

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

杜曰蔡今汝南上蔡縣也注

正義云蔡國侯爵注云蔡桓桓文王子叔度之後也

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為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

王復封之於蔡注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汝水下

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去成侯十年

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去統之付終矣聲

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終之滅蔡大

平表云上蔡都上蔡今為河南汝南汝南府上蔡縣也

遷新蔡今為汝南府新蔡縣昭十一年楚滅蔡

十三年平王立復蔡封于之隱太子之子庶歸焉

蔡是也平侯得地理志新蔡縣上蔡平侯徙

此當在此時也案今河南汝南府上蔡西南十里有

平後世新蔡今二屬汝寧府下蔡

故蔡國城州吁之術以城而陳之仇以戴揚歸陳莊姜與

石碣必授之意使日假手於陳故陳作與親睦以四羈縻之

迨至遂賊授首陳義助陳以探虛衷取物日乃與

此實以陳使伐鄭而使之不振也

故宗公陳侯蔡人術故鄭圍其東以五音而遷公向於魯仲

曰術州吁其成手魯仲

杜曰魯仲魯大夫也注

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

杜曰亂謂阻兵而勢也注

以亂往治絲而勢之也

杜曰絲見楚勢經也所以亂注

釋文云楚勢扶云反亂也經於云反楚勢經經行也又作絲

輪序書司馬相水行輪威難張揖云亂貌又作絲

員序書禮宋志大絲員師古云員音云

夫州吁阻兵而勢也

宋平公美也阻恃也文選五等論阻其國也宋之富注云

阻恃也忍也忍不仁也賈子書道術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

乃忍謂其恃兵而不恤衆也

阻兵之衆安忍無親宋教親鄰難以濟矣

杜曰恃兵則民殘民殘則常叛安忍則刑逼刑逼則親鄰

夫兵務水也非戰將自焚也支州吁執其君而虐用其民
於是乎不務令德而叛以亂成是不免矣後漢後漢鄭
衝風擊于鼓即國此子毛序云怨州吁以衝州吁用兵暴亂使
公支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之禮也鄭寧云將左
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也
棠州吁自立在魯四年去至我九月即被殺於陳數
月之中伐鄭左再也真取也虐用其民國人甚深痛觀
詩首句鄭子鼓其鐘踴躍用兵言州吁之好兵也土國
城漕我獨南行言州吁之虐用其民也皆與衆仲之
言相合易林家人之同人曰擊于鼓合戰于怯強士威令

不行敗我成功此者詩詠此也

我秋澤帥師會宗公陳侯蔡人衝人伐鄭

杜曰公子翬魯大夫不報公子疾其因請孫君以不義也
孫君之友貶魯皆稱人至于內大夫貶則皆去其族稱名記
子之體代國之言某人而已國之即佐不曰言魯人此所
以易異也軍漸去族仔曰疾之知孫豹四曰言連命
以其例也古好臣

樂公穀皆以不報公子為貶且言與於弑君故貶此時
軍尚未弑君未弑君而孫貶之有是理且公羊於
仲遂之言不貶人於無罪之時而軍又仍為貶乎不

稱公子為賊而桓三年公子翬軍如齊逆女又在弑君
之後仍以一書公子一不書公子聖人是自亂其例矣
趙匡曰啖助謂翬之不稱公子為未命不書族野書
翬即孫後之云翬軍不氏未命以行書翬帥師以見
君命之不行大夫之專橫不繫於公子之立否也
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

杜曰乞師不書非即

左傳注

乞師不許故不書翬之請行以見翬之專不從
君命能以其托師而不書以秋夏正也正未孰之時
與三年秋取成周之未向
公辭之

杜曰從衆仲之言

左傳注

羽父請以師會之

杜曰羽父公子翬

左傳注

魯世家翬作揮同音假也字從名出方言翬飛

也故字羽父

公弗許因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疾其專橫不從君命也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未而還

杜曰時鄭不車戰

左傳注

詩擊于鼓正義云兵在人所故因獲人亦曰兵

左傳注

賊鄰徒兵步卒曰彼敗其徒兵言之大戰僅取其未而已明此會皆為見戲不為已而曲從徐也

宋有公子馮之子其辭在國皆以國保即術亦以此

州吁未征和其民厚向定居於石

厚石碣子也石碣之謀討州吁始終不以語其子足見其

人之慎密

石子曰王親為可

漢文徵侯其朝曰親習王事儀禮親禮云我朝曰親

案親見之無論何時見天子皆曰親專言之則親屬能

最言之則四時見天子皆謂之親書肆親亦在表

不在表之者召南云采芣之知該侯程知王宣宣成以後回不同美

曰何以王親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陳桓尚在不在應稱德此蒼蓋述之文而左氏采之以入傳也

陳衛方睦若朝陳使將必可以也

諸侯相見之曰朝

厚送州吁入陳

石碣之謀深實至此始遂

石碣使告于陳曰衛國福小老矣老矣矣之能為也

杜曰八十曰耄毛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國注左
案石碣言術國之人能討而已又老而權不為不設計使
就戮於陳便易為力也此通詞曲禮正義云八十九
曰耄二女辟譯之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之
時石碣已致仕告老故稱老矣

以二人女實殺官身居敵即國之

當日趙致告汝侯上辭州時必不自認弒君之事注
侯當有不助術國特予女故石碣言實若侯禮燕
禮注云取女怖懼用勢決之辭
陳人執之而請之流于術

杜曰術人自臨討之注左

注臨之釋文云

九月術人使右宰醜泄殺州吁于濮

注左 去殺多記職官書云
右宰之大夫蓋也大夫之小宰以服虔云右宰醜術大夫

隨元年討正義我曰注術言大夫女以其名氏顯見於何
更去身賤之稱皆以大夫言之其大友與否未可
知也濮中連版康復未盡也

史記齊世家

史記齊世家齊景公受河又受汴二水受河左北至離

杜曰術人自臨討之
此係上抄孫

孤身易二俱东北至鉅野入濬河濬在曹州之西曹言陳
地非也若按地理志陳留封邱縣濮水受沛當言陳留
水也案封邱今河南衛輝府封邱縣治且濮蓋在衛不在
石碣使其嘗犂羊肩淹殺石厚于陳

州吁石厚分別兩安殺之使其壹而不可合作所謂謀
出焉全以宋州吁使國人殺之因法也石厚則使宋宰
殺之家法也

君子曰石碣使臣也惡州吁而厚與大夫義滅親其是之
謂乎

杜曰子位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夫義滅親

明小義則當重子愛之左付

飲杯書也易大付曰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身石碣之
誅莊公與其子厚之與州吁皆可謂至惡至愛也

至深且不可謂解之不早解也台至誅之不能救其
不無則不能不兼待之也圖以為誅除賊子亂臣之計

當其連等寤寐懷社周詳不但州吁不知即其子之間
必有傳聞親愛亦情重難繼使其子皆不覺去故州

吁使厚以定君向父親王朝陳之策深信不將及其重
陳及殺之宋安而州吁之謀亦不其成宿

聖必有為鄰國而深信不疑左鳴呼其始之任慎之若慎焉

後之缺斷又若彼指麾設笑不勸殷有乞石一反手間而
兩好授首國者不定若石碣在可謂真千古一人也

莊二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杜曰衛人立晉而立之善其以眾故不書入于衛者文

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

改以出為 為假

書人在眾辭穀果曰衛人出眾辭而又曰與正不與賢公

羊之以眾之所而立也非衆宜公禽獸之行不

以謂賢立之亦犯正但當國是終信之會大故南夷

衛人急於立君以安社稷投其社也其文而書之且

曰衛人以見國人之所立犯石碣私也

傳衛人逐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

晉衆也

杜曰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左傳五 年注

通志氏族畧邢氏侯晉用公之第四子受封於邢大夫

表云今直隸懷德府邢臺縣去秋多記疆理書云

邢有二治五年邢人伐翼邢國之成二年中公在臣為

邢大夫晉地也亦曰邢丘遂行地理志趙國襄國下云故邢

國今懷德府邢臺縣南石泉村有襄國故城此邢始封地

說文云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德後德也澤志懷平泉

俱屬河內襄六年赤狄伐晉國懷及邢丘杜注云邢每

臣今以四平泉縣得志平泉下左助曰邢侯自襄國往此
白田常存桓公時衛人伐邢遷在夷儀其地屬晉晉曰
邢且以其在內之泉要執平夷故曰平泉平泉襄國西有
晉瓚曰去我什狄人伐邢遷于夷儀不至此也今襄國
西有夷儀城古襄國百里邢是臣名邢國也野古曰
左說紀也左氏傳曰晉侯送女于邢且蓋謂此耳案平
泉故城在今懷慶府溫縣東二十里夷儀邢地舊城多
未詳所在後漢郡國志平泉下云有邢丘故邢國周公
子所封與許應說合詩稱邢侯之捷亦襄國三邢今從
杜注

莊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杜曰書陳魚以示祀禮也書棠棠棗也左傳

棠公穀皆作觀魚史記作觀魚公羊云澗澗穀果云祀也杜注義遂別

春以者即欠之長也杜曰君行師送卒于必書以師

旅之勤奉與歲之棠也直書公矢魚以譏也矢也

羞陳其過具公臨觀其取獲也文簡質之辭祀陳

棠魚以觀也公羊曰百金之魚公矢之是亦言其死

細若也棠城伯卒公為之葬加一等是也自知其祀

禮惜當時不能從也賈逵云矢魚陳魚而觀之經言矢魚陳魚而觀之經言矢魚陳魚而觀之

杜曰今平泉方與縣北有武原亭魯侯觀魚臺左傳

陸二年公及我盟于唐杜注云在平方与縣北有武唐
亭者秋釋例土地名唐棠二名唐即棠本棠地也釋
例曰舊說棠魯地棠水注濟水又東過方与縣北為清河
水清河東注至鄉城南又東注武唐亭有臺方二丈許
下臨水若魯侯觀魚宴棠棠今在兗州府魚臺縣
魚臺山是其安也棠棠魚臺北十二里有武唐亭
公羊何云棠濟上之邑蓋清河即濟水蓋棠棠濟水
為棠邑也梁履繩云楚有棠棠襄十四年林之子志襄
師于棠昭二十二年棠君尚棠君志有棠棠見襄六年
二十五年傳

傳五年公將為棠觀魚左臧信伯諫曰

杜曰臧信伯公子孫也信伯諫也方行注

正義云信伯名疆字子臧世本云考公之子即此冬書

公子孫卒且也禮法小心中忌曰信伯侯之子稱公子公

子之手稱公孫公孫之子不曰祖孫侯乃以王父之字為氏

計信伯之孫指伯以臧為氏今於信伯之上已加臧女蓋

以信伯是臧氏之祖傳家遠言之也棠世本考孝公生信

凡物不足以滿大也

伯孫之棠伯孫之生伯氏被傳
禮記正義
敬生文仲長見禮記禮器正義辰生宣叔見宣六年
許武仲見宣六年

杜曰大事祀与我注

成十三年何曰國之大者在祀与我國語周語而一時講

武注云漢習也周禮校人注云漢程簡習

其材不足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杜曰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也

別經云凡物在廣言其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

攻世軍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

此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子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

如此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道退

所以者戰陳獸之齒牙皮革口足以充器用人君亦

以觀之捕魚不足以充戰陳鱗甲不足以充器用人君

不宜觀之器用禮師氏王舉則臣注云舉程行以國語

為若語君為是舉注云舉動也此舉魚有百舉動舉

行二義

君將納民於軌物也故講軍以度軌是謂之軌取材以

齊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以亂政重行所以敗也

杜曰言器用宗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

注

軌正之法也

如賈子道術篇云緣法循理謂之軌周禮康侯於軌者

宣十二年伯官象物而動之物也

多去必獲準度在軌量依法而行周語所謂度之於軌儀

量又取材以備飾器用也章明物采義所謂致物用

以立民祀也。君親納民於軌物必先自細於軌物故曰不軌不
物謂之亂。以矢魚鼈講事是不軌材不克用是不物此乃
亂國之政若行^而之是自取禍也。

如去菟夏苗秋獮冬狩

杜曰菟索擇取不存之苗也。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

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也。而擇也。左傳

案此皆就夏時而言。爾雅釋天。周禮大司馬職。言四

時之獮皆与此。白公羊桓四年。傳謂去曰苗。秋曰兔。冬曰狩。

說与左異。而夏又無田。穀梁傳謂四時之田皆為宗廟

之事也。去曰田。夏曰苗。秋曰兔。冬曰狩。田名又復

不同。正義云。昭帝集注。字士作白。虎通義。我田穀
梁之文為之。生說曰。王在社。侯所以田。獮行為苗。除

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卒也。去謂之田。何去歲

之。幸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也。

也。秋謂之兔。何菟索肥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

之也。四時之田。經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案苗非懷任

之名。何云。擇士懷任。秋獸畢。皆不疲。何云。兔索

取肥。雖名不通。正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左傳

爾雅之文而為之說。

皆於曲長隙以講多也。

注清：与一邑沙枝流派乱互以通称是濮即濮也

陈人执州时送至街固其境上於是街个注

此地盖在其上案仔州时石厚而地多穀可听或田穀于

濮则濮膏^是街地以街人为国除城膏在街地使国人曰

见之以穀其罪也若在陈地则与石厚同穀于陈不必分

言之美史记索翻^注云濮水首受河水又受汴三受河东

北至離孤分为二俱东北至鉅野入济如濮在曹街之

间要言陈地也若按地里志陈留封邱縣濮水受

沛膏言陈留水也案封邱今河南新輝府封邱縣^治

陶廬

街有城濮水

濮^注盖在街不在^注濮水以名若陈地之濮即水在沙

水与此不同

抄石傳九月以

種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杜曰州吁殺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五年

穀梁傳云稱人以殺之有罪州吁為國人所曰惡雖與

合亦不許其為君國人皆眾辭也國人皆曰可殺故書

衛人公羊傳云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正義云稱國

以殺言眾所共仇也況州吁不賊其為君故直書其名

而曰殺之陸渚云凡作亂自立為君而國人殺之皆稱

人以殺言眾所共棄不君之也州吁穀梁作祝吁祝與

陶廬

州吁字封氏周見記古謂州為朱朱祝同音

杜曰濮洺水名左傳注

衛世家宋隱引齊服曰濮洺水也昭九年事遷城入于洺以

夷濮西曰蓋上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曰蓋少是濮為近

陸之地杜云洺地水名顧棟高曰在今民州西北境即濮

水之經濮水篇注初澄之若水初記云水經濮水原出

大魏山东北流注泗衛雪岡音水上殊為乖乘案水

經為黑水不為濮也且水首受濮水四渠雙引俱系

杜曰五隨時了之間訪付

去夏秋冬四時皆擇農功暇隙之時及定日也周語蒐於農隙備於既正狩於畢時皆所謂隙也

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杜曰雖四時備武容後三年而大習出而治兵始治其入

曰振旅治兵禮畢整旅而還振整也旅衆也左傳注

不惟釋天出乃治兵尚威武也入乃振旅反尊卑也詩采芑振旅闐之毛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也鄭箋云振旅正

也注云振整也去秋付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

云古去者初者振旅秋者治兵以我日之去也又三年一歲

征伐之時出兵及對陣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

旅法治兵振旅之名用禮穀梁及左傳皆曰唯公羊

以治兵為初兵案初也豈三治之假字周制春秋二時

歲民三事數軍實皆有治兵振旅習戰之事莊八

年甲午治兵穀梁左氏傳云治兵于廟禮也穀梁付

云出曰治兵習戰入曰振旅習戰也晉語治兵振旅

鳴鑼鼓以至於宋此行師習戰皆有治兵振旅與詩言

振旅闐之

得而飲至以數軍實

杜曰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左傳注

正義云桓二年傳例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凡行飲至被
飲至在廟知此言飲至三飲于廟以待序車攻美宣
王備車馬備器械因田獲狐而監車徒故知數軍
實大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之官十二傳言林之國之曰不
計軍實而中做之義二十四年傳曰晉社蒐軍實使
實觀之二注之云軍實不言車徒及所獲在彼在
獲之故不言也案軍實之所包甚廣凡軍中所有皆
謂之軍實田獲亦獲也謂軍實亦獲也
三十二年諸軍實
中言獲亦獲也非也
非也
非也

昭文音

杜曰車服旌旗注

正義云周禮中車職曰車旗建大白以節戎木路建
大麾以田司服職云凡兵之車弁服凡甸冠弁服鄭
注云甸田獵也計田獵當乘木路服冠弁但三年治
兵乃習兵大禮不宜乘田車服田服天子蓋乘革
路服布弁也存軍君臣同服公所以下蓋乘兵
車服兵服也其旌旗則尊卑異建治兵之禮亦辨
旗物必不建大白大麾大司馬職云中秋高治兵辨
旗物之用王教大常侯載旌旂軍吏載旗

師部載旗鄉道載物郊野載旗百官載旗道以
猶田鄭玄云凡旌旗有軍案古者果物在帛而
已然則治兵旌旗當如司馬職文也案司馬職云及國
之大閱贊司馬旌旗物王建太常所候建旌孤即
建旗也又文士建物師部建旗州里建旗縣部建
旌道車載旌旂旂車載旌計大閱治兵俱是戎戰
而旌旗之物所建不同也鄭玄云凡旌旗物以出軍
之旗如社稷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滿軍實備
軍禮而旗物不出出軍之時空辟實然則大閱所建尊
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社稷

治兵其名既曰建當不異故服虔解此三司馬
職文即是旌旗所建用社稷旗物之法

昭貴賤辨等列

杜曰等列行伍右行
用禮司兵名辨其物與其等注之謂功治上下等列極等位者
唯少長 子王制篇等位不遷注云等位者級之位也

杜曰出則少者在前面還則在後所謂順也右行

孫炎不難注云出則幼賤在前面貴勇力也入則尊年老

在後面也

習威儀也

以上言講事

鳥獸之內不登於俎

杜曰俎祭宗廟器也考行

一切牲者義五引字書俎二四聯小盤又儀禮射禮

注云俎古有之者古也論語俎豆孔子注云俎豆禮器

也服虔云登三升也周禮羊人登其首注云登升也儀

禮注云升膏為登是升登一義也

皮革謂由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杜曰謂以飾法度之器也考行

皮用豹皮也考行謂甲冑考行

注考行凡可以為皮革者皆謂之皮考行注考行凡可以為甲冑者皆謂之甲考行

齒即牙之對言之則異通言之則同詩曰元龜象齒

是牙齒通也角所出者皆謂之角牛尾所出者皆

謂之尾骨謂之骨骨鑿不著羽謂之志骨飾

而頭曰弓考行用諸書注由象首以象骨為飾考行

飾角所以為弓如牛尾所以注竿首鳥羽所以為

旌考行注服虔云登成也詩云高俎用禮小司徒注云

登成也考行謂身骨角毛羽所以飾器故不言升而成

成也成其器也考行正義以同一登不容升成異詞不知此

若以登為升為不辭矣昭二年傳以登於臺杜注云

登成也與此同

公曰吾將畀地焉

杜曰孫辭曰畀地畀地猶巡行之名付曰畀畀之不知而則否矣

公孫言州棠行遠竟棠在魯宗遠竟之上

遂往陳魚而觀之

杜曰陳設教也公去設捕魚之備而觀之

倍伯稱疾不從書曰公失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杜曰失二陳也棠棠地竟故曰遠地

莊夏四月葬衛宣公

桓公之葬在去年之去至是十月乃葬穀梁子曰月葬

故也月葬所以難不能以禮改行曰衛亂是以緩

秋術師入郟

杜曰將身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左付注

樂此亦公羊付說也案稱人稱師亦舊史之文也左義例

去秋一事而人師並稱也信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

泓宋師敗績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吾師至郟

知三竹說成師公羊付作成師釋之云成者成曰吾相能

傳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杜曰曲沃晉別封成師之翼邑在河東同吾縣也莊伯成

師子也翼晉首邑都在平陽絳邑縣在慶平襄

國縣左付

小字 郡國志注杜注作 在縣東八十里

後條移在此下

長壽苑園與唐
至哀侯所居

史記晉世家唐叔虞去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成王而立唐有叔用

公謀滅唐封叔虞姓程氏字子于唐叔子變是為晉侯括地

志云地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祀云先築於宗國都

城祀唐叔虞之子變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

古即變父初徙之安也毛詩譜云變父以无塘南有晉水改

曰晉侯自變父十世至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世宗云

曲沃邑大桓翼二晉君都邑也索隱云晉侯自孝侯已下

一號翼侯平陽侯邑縣在翼城是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

至武公滅晉代為新侯武公徙居

而五改歸曰翼武公十就公廢其城又命曰絳翼絳

翼也成六年景公遷新田此後命新田為絳而以

舊都為絳去譜云邠侯二年魯伯公之元年

宣公三十二年獲麟之歲公八年而左執之任終

矣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事而郭趙魏滅晉江永表其地

理考實云杜注曲沃在河東同吉縣已實案聞吉今

屬山西平陽府今案秦改西沃為左邑得武帝駐邑

相柳寧破南粵因置寧善縣東得罷左邑移寧

善治此以寧善為曲沃舊屬平陽府解州今屬絳州同

若據潛丘記云曲沃在山西寧善縣

寧善縣武氏助之翼侯在絳東二十里晉孝侯號翼

侯翼城在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今山西平陽府治曲

號為桓叔桓叔卒于絳
是為曲沃
莊伯

沃武公滅翼以一軍為晉侯史記云潁都晉國潁國其始封
之由沃他日潁都宗邑在潁今潁縣在潁北翼都約一百五十
里子獻公九年城潁史記云獻公潁都潁即今太平縣
南二十五里城潁是潁平潁南余親歷其地潁地宛然在
翼都約一百里也越七世至景公遷于新田在潁南
二里有沙水洽水西北至潁城僅五十里耳

王使月氏武氏助翼侯奔隨

杜曰月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伯
其其子為後晉子孫奔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

通志氏族翼月氏少昊之子封於月城國以為氏子孫世
為周師士食采於月今潁州有月吉甫墓即其地也
春秋世族譜云周之師士為先代汝侯之裔月氏出自少
昊亦未可據將三國之同姓也林宗元和姓纂云周平
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氏左傳武氏以兩
目見一在隨二在潁五未書名

翼侯奔隨

杜曰隨潁地

通志翼侯云隨今介休縣有古隨城屬山西潁州
府翼侯士食邑於此春秋分記疆理書云隨

有二國五年翼侯奔此遠魯桓六年林之武王
侵隨二國也詳見信二十八年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杜曰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付明其死慢也

四月鄭人侵衛牧

杜曰牧衛邑在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付直言夏四

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在於下事宜仍月以事

之先後故不復備筆經文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尚皆

仿此注左

王所負得經傳云自牧歸黃衛牧去而至此地也

表云牧即高之牧野在今河南衛輝府汲縣西南二十

五里

心報东门之役

杜曰东门役在四年

衛人以燕師伐鄭

杜曰南燕國今在郡燕縣注左

正義云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言南燕以別之地理志

東郡燕縣南燕姑姓者之守之後國果以今汲縣

西有古燕城案兩得東郡之燕在今河南衛輝

府延津東三十五里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南燕衛輝

輝府州城是曰故州國今省入延津縣莊二十五年正義

云燕伯齊桓莊之際燕凡五見

鄭祭足原繁池加馬以三軍其前

案祭足祭仲祭仲是祭封人仲足蓋一人原繁鄭三同

杜若十四年原公使謂原如也曰士大夫之君吾願與伯父

困之待伐木毛傳云祗侯謂同姓也文皆曰父于其來也

鄭與先居桓公命我先人善與鄭同姓也上大夫謂

即池氏也公系考也駕與洩伯也洩伯寇也當非

一人又信三十二年之洩駕與此相距九十年也二犯一人

使受伯與子元潛軍其後

受伯子元子系未詳廣雅云受伯子元

為房公與曰子中無字曰昭十一年鄭莊公城柵

而實子元馬使昭公不立杜以為弟也人作也六年實為三國復以敗我神五年鄭莊公城柵

凡戰女以正合以奇勝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

之合戰徐若奇兵或持其前或擊其後以勝之若

鄭伯禦不逆師以三軍其前潛軍其後是也

杜云若子議兵篇曰王兵不居城不潛軍不苗眾潛

軍之法也年所謂詐戰犯偏戰也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杜曰北制師也合以南成身事縣也一名虎軍石村

受伯子元與子元為二莊
昭王即國
稱字或稱
名身案鄭
京棟安殺
受伯正與
公不立相友
受伯蓋即
昭公也

魯棠棠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有虎守城今棠穆
天子信云七萃之士空捕虎而獻天子天子畜之東
雜號曰虎守其處度如孫子云以虛待不虞得大尉用
五支與于七國於昌邑也賊毒壁在南灑與支使備其西北
賊而賊精卒攻西北不能入因遁去故曰善攻者敵不知其
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

杜曰二公子曼伯子元也

左傳注

孫子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晉將鍾會鄧艾伐蜀姜維
守劍閣攻之不克艾請從陰平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

乃自陰平行無人進軍成都蜀主果降又齊神武為東魏將伐

西魏造三道浮橋渡河而濟遣竇泰趣潼關西魏將周文

帝潛兵襲擊破竇泰高歡不戰而走中據其

將杜牧所謂竇言其東襲其西誘其前

襲其後也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恃

孫子曰用兵之法在恃其不來恃者有以待之其
不攻恃者有所不可攻也此即所謂備也故曰惟子乃其
有備有備無患

曲沃叛王秋王命驪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杜曰左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先

竹書紀年晉孝侯十四年王使魏公伐晉曲沃以周桓王

二年鄭侯六年以魏公去北魏之君石甫之嗣即魏忌

父也忌父任于平王之時王山崩周公將昇魏公以於是周鄭

交惡至五年卒使魏公為政此時止為命即高未秉政也

案紀年謂是年晉鄭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人立鄭侯

子先是為哀侯史記晉世家謂鄭侯六年卒曲沃莊

伯鄭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平王誤使魏公將兵伐

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逐鄭侯子先是為哀侯

二年書皆謂伐曲沃立哀侯在鄭侯卒後與傳不合何

尚有曲鄭侯一節在哀侯立後也

羽林衛師入郟

羽林衛師入郟但稱師以史王帝

案三傳說曰辨在前公羊何休注云方伯二師皆侯一

師王昭云大國三軍國制也何氏見傳於舍中軍有後

古之文為此說有齊召南云案齊魯魯人三師二道

是周制也定制大國三軍之也證魯頃公車千乘公

徒三萬死三軍而何郎公羊作威釋文云威音同成句

者相假也

杜曰郟國也魯平剛父縣西南有郟鄉

移在前案

之下

正義稱成初武王之子武王之母弟洛也其所見唯文十二年

書成伯來奔則成國伯也成亦作成今定州府安陽縣

北有城三平堂城墉即剛文城縣而所在其西南據地志濮水

雷澤縣序陰郡成陽縣古成伯桓桓之國其後遷

於成之陽然則成非封不在宜陽案剛文晉志作剛平說

文繫成初下引杜注作剛縣之文字字魯成邑三以近成

以名

經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廟

杜曰成仲子宮於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則以為

夫人故錄之於二嫡蓋德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初

公羊傳曰考宮也初考禮考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

則易為祭仲子為桓立初乃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成

公意也穀梁傳云考在初也成之為立人之產子為其

母祭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何休云考成

也成仲子之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也生人入宮室

必有飲食之於案公羊與左氏行同而穀梁則以仲子

為惠公之母天王歸惠公仲子之賻在隱元年今歷五

年始考宮故穀梁曰非也且公子主祭至孫則止惠公孫

也考止之時也考宮而祭之穀梁之說不可從也服

初獻六廟禮記官廟初成謂之考詩斯序宣王考室也考成也

初獻六廟

杜曰公問羽數故書羽歸人云禮因牲以為宮注

此注實云羽翟羽舞也所推獻于下奉上之辭作于於

廟故曰獻案公穀皆謂天子八佾故公六佾故侯四佾

母儀魯之初僭故公支衆仲之言天子用八佾侯用六

案禮立廟唯天子故侯之別其間必不為公侯范

注穀梁子曰女托受禮師自其意也自其意也則所

言祀禮制矣尸子言舞舞自天子至故侯皆用八佾

初獻六羽始厲案案厲減也尸子以當時故侯皆僭

用八佾與天子無異今獻六羽禮是能降以就禮矣與

左氏意同杜謬云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

是可知孰不可忍馬融釋之曰天子八佾魯以用公

於受王命禮案有八佾之舞季桓僭於家廟而孔子

譏之明也位又言魯祀周公用天子禮案則是魯於

周公廟日用八佾之舞然魯於周公之廟用上而用

於諸侯之廟不可也周衰禮壞而或僭用之今禮公

始復六羽而公穀又以為僭是不知六佾之為正也左

氏雖知諸侯六佾之正而不知六佾用於周公則不可

以用於仲子之宮也豈不謂善其復正而書之于機

有以啟桓也孫覺云凡舞有干羽此不言干但言羽女

婦之去武也但陳羽舞也何休注公羊以羽為鴻羽

陸氏禮書謂古之舞以袿或鸞

不知所按詩篇言言右手秉翟又言值其鸞羽皆
是舞具此注舞真亦言大雉執翟舞之而舞
何說地是

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羊馬

杜曰羊馬舞也

若舞文文武二舞之經名詩簡兮方將羊馬舞毛什
云以干羽為舞若舞為天子宗廟舞名詩那若舞
有奕為高祀成湯之樂函宮若舞洋之為魯祀周
公用天子之樂是也禮記文王世子去夏以干戈秋以
樂和籥宋祀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又干戚旋秋以舞

之樂威儀也秋即翟曰干曰羽古者一器以統之干舞

武和舞文舞曰若左舞二舞而舞也初子記宋都

引韓詩若大舞也以干羽舞孔注魯國書也何

為云武以干羽為舞也自何注公羊言若為武王以

若人服天下民宋之樂也儒道以若舞為干舞之考

和不易羽舞之舞號夏小正何云若也干戚舞也鄭

箋上謂若舞干舞也皆同何說孫毓從鄭駁毛能

以此係考仲子之宮歸人若武也何但向羽教

公向羽教於眾仲

杜曰向執羽人教

注左傳

潛支論志氏姓為魯之公族有眾氏杜氏世族譜云眾
仲眾父子眾鄭氏氏族果云魯公子益師字眾仲之
曰仲父弱元事仲眾父卒即葬之益師之弟得此字又
見于鄭後大序

對曰天子用八

杜曰八二十六十四人

諸侯用六

杜曰六三三十六人

大夫四

杜曰四二十六人

士二

杜曰二西人士有功賜用朱

服虔云天子八二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衆八二是六

十四人六八是四十八四八是三十二人二八是一十六人宋書注卷

我太常傳陸議云杜預注左傳何舞云諸侯六二

三十六人帝以為非支與左所以尊與者去八音克借

然後成宋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二

左減其二列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祇餘四人豈復

成宋服虔注何其義甚乞又春秋鄭伯袖晉悼

公女宋文晉侯四八賜魏絳此宋以八人為列之證也

若水儀也惟天子八則鄭應約焉二六音應賜絳
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身卑差級莫
不以兩未有後侯既降二列又列輒減二人近降大
半托惟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杜氏之例不見矣
案白虎通禮樂篇八佾在何謂也佾在列也八
人為行列也禮記注云二八接舞王逸注云二八
二列也音洛女東二八布昭注云八人為佾備八音也蓋
二八六人為行列矣

文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謂自八以

杜曰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

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
情

釋文云八音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笙簧竹土埙木

祝敔壎笙笙其律也八音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

清以風南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不周風

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服虔云八卦之風乾音石

其風不用坎音革其風庚莫良音乾其風融震

音竹其風明廣莫音木庶其音其風清明離音其

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閭闔王應麟六

經天文編引陳氏以此說曰耳義可風律也

呂師見有怡覽
云東北曰炎風而
東方曰滔風
東南曰
風或作景風
南方曰巨風
西曰颶風

免氣
而生

西北曰厲風乾之氣所
東方曰靈風坎之氣
西南曰靈風亦此
文惟淫風作條風厲
風作麗風

陸小華而者... 沈氏引宋律時與服儀

○異蓋師授不同也正義云舞為樂主者正舞節

以音皆奏而舞曲者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

寒暑不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

而行切舞所以行八風也

故自八以下

杜曰唯天子以樂物教於心以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

公送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杜曰魯唯文王周公廟以用八而代公送因仍借而用之

今魯公特立此特人之廟詳向象仲因明大典故特亦

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于庭知唯在仲子

廟用六方注

案雅曰初獻付曰始用足證魯公之廟皆借借八

佾久矣至是始借考仲子之宮改用六佾也故曰初曰

始其後季氏借用天子之樂則該公之仍用八佾可知矣

莊鄭人鄭人伐宋

杜曰鄭主兵攻序鄭上諸

公羊傳作鄭婁人鄭人伐宋付云鄭婁小國序上故

主合公也杜注全考公穀鄭人國小而打兵書言其

傳宋人取鄭田鄭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湘道

乃道

杜曰釋宋人見伐之恨左傳

鄭人以王師命之

杜曰王師不書不心也

汪克實云鄭莊是時為王師士皆擅與天子師遂兵非

王室也將故不書

伐宋入其郛以報存門之役

杜曰郛郭之東門役存四年初宋伐齊魯成侯遣使告

齊魯魯公羊文十五付郭在何地郭之郭

在東城之外包有表之水棺之有櫛米之有稻也說文

郭宋之郭郭之郭櫛樹之草木花房為樹在外包之郭也

宋人使來告命

杜曰告命策書左傳

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向於使左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

杜曰念公知而故向責窮辭左傳

公怒乃止辭使左曰君命寡人固恤社稷之難今向使左

曰師未及國犯官者人之所敢知也

杜曰為七年公伐邾左傳注

啖助云支宗之殺也當卑辭豈肯令魯怒乎又七

年付云為宋伐邾此則於宋之怒明矣案此蓋言語

不實之推公之不出師以此七年公改為宋伐邾而宋程

恐下不止相口出叶由我言不信我说文繫字作叶言
狂燥 身之切至也

杜曰無傳書食苗心方為笑故書

心義釋書食苗心燥食業燥食苗節賊食根柔食人

云食苗心方名燥言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為燥

言其難知也初如食其禾葉也言其假其負也麻地

曰燥也食其節也言其負根故曰賊也食其根也言

其稅取也民財貨故曰賊也孫炎曰皆以食所致故以名

郭璞曰亦謂食而食之也名耳特燥故云舊

說燥皆云賊一柱品也故復為文子曰此種也皆燥

也實不同故分別言之案說文燥與食穀菜也連其

犯法即生燥而燥下又云出食苗菜也據此則穀菜當

為穀心不生與燥複矣呂臨見者注浮書武帝紀疏

注疏云文類聚等書皆謂燥食穀心其韻云燥

食苗心死也陸璣疏云燥似好物而頭不赤程璠曰云心

言禾之末生穗定心正其生也言其所聚凡草未華時

莖末生也穀碎葉其滋長必在時是其作華必在

是時故云燥食苗心也今禾始發有蟲生苗心中也

而細仍能吐絲包纏其心使不生穗亦猶翳云今食苗

也乃食其心既食其葉又以絲纏其葉葉使穗不

不結粟二段抄
存程璠四前

江東課之曠農淮南子云杜法令邑多器煨穀畧引
呂氏去我亂國之狀有煨其地得書五行志之業
正作淫在謂感厥風淫煨器起公羊傳休淫云迨公
殄而金之魚設苛令多是以禁民之所致

冬中有二月卒已公子勉卒

杜曰大夫書卒不書葬之在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正義云禮弓下云君於大夫將葬而於宮君親弔
之而不書女平喪向疾人道之常禮有以失不足
褒貶如此小子例皆不書大夫之葬皆臣子自為非
公家所及多不闕國之可以書葬也

何冬十二月辛巳城倍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官務人
官務人弗敢也

杜曰叔侯稱曰大夫義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之誅觀魚
不能治也

案詩伐木疏引服虔說与杜注同禮記曲禮天子曰惟
謂之伯父又曰曰曰惟謂之叔父詩伐木毛傳云天子謂伯
姓也侯伯謂曰惟大夫皆曰父也書書道也
少儀禮親禮天子稱曰惟大國曰伯父小邦曰叔父是又
以國之大小改稱矣人今從服杜注
官務人弗敢也葬之加一等

杜曰加命服之等注左行

以山見隱公之能悔過也

孫宋人圍長葛注戰鄭

杜曰潁泉長社縣北有長葛城注潁

名果實云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有城

城繁長葛縣屬許州府啖助云凡國也國之邑皆

繁其國春秋書圍在四十二伐國而言圍邑在四出皆舊

史之文注春秋義戰書之所以惡之也今年書圍明年書

取故穀梁云久也然今年自圍明年自取必非一時

之事可謂服謂鄭不能撫有其邑故書以刺也

侍宋人伐鄭國長葛以報入郭之殺也

孫六年去鄭人來渝平

杜曰和而不盟曰平注左行

服虔云公為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

之故曰渝平案隱公為鄭所獲見十一年侍釋而不

結平女言公雖已釋未嘗結於於是更為約束以成之

即侍曰更成也正義以公自逃歸祀鄭所釋襪服案

三論鄭釋及公自釋而始終未結平也四年侍後

侯後伐鄭宋使來乞師因其失辭故辭之不救鄭乘

以盟魯以求平於魯使鄭少一與國之助也祀以此為注釋

怨也杜預曰五事有會四事則師圍伐鄭之怨六事有婦初
馬田之事是則以此事鄭為輸已為平所以釋前怨而起易
曰曰和明矣公穀帶輸平謂為盛成不知魯與鄭
之末有平何謂其成我故事定注合案渝與輸
皆從俞蓋曰音假借字也

傳六事去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杜曰渝復也公之為公子戰於狐壤為鄭所執逃歸鄭
鄭伐宋公穀救宋之使在失辭公怒而止忘宋則以厚鄭
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付曰更成左傳
正義云更即更上義成即平之利自狐壤以來與

鄭不和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後狐壤以前之對案
胡行謂輸也初平在成也鄭人納成於魯也但公穀釋
輸為陸其其另有

羽累九宗五正既又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杜曰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既又
之子嘉父晉大夫注

案宣四年行唐叔以文致密須之故關聖法洗操
杜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浩而封於夏虛厥以夏以履
以成索孔疏云五官之長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云此殷制也此制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鄭云五官不必皆在唐也此正義異同自春秋文之子嘉父云正義云以文為唐居職官名號章顯士嘉父鄭為大夫未甚多見故鄭云於文

知所鄂晉人謂之鄂侯

杜曰鄂晉別邑汝地名將也皆言有以示不害闕在不得記其闕代皆仿此而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也故不復入翼而居鄂

案 杜氏竹書紀年云晉鄂侯在平身曲沃莊伯復攻

晉人立鄂侯之子先是為哀侯三世宋云鄂侯之子卒於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襄公將兵伐

曲沃莊伯也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先是為哀

侯案紀年及鄂侯奔隨及納于鄂二事當字誤云是

事也曲沃伐翼鄂侯奔隨二即近鄂之邑故杜云

晉地也曲沃叛王使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哀

侯雖立于是年仲冬使九宗五正及嘉父逆其父于隨

將避位以居其父也其父未入翼也故納於鄂且于是年即

卒晉用夏正故鄂侯卒于是年春秋日月較夏正

泗水云史記晉世家
注引世本云唐居康
居都宗忠曰郟地今
在大夏縣守步心義
曰括地志云故郟城在
蓋州今為吉州昌寧
今為郟寧縣在平
陽府太平縣之西吉
州之東南近黃河也

皆先六句故謂時事之在郟侯入于郟語相異而其實則
同紀事謂郟侯身衰侯始立所以成衰侯之志見前雖五
侯公所立邇位弗居以迎其父及父卒于郟而哀始立于
翼史記謂魏公之伐曲沃在郟侯卒後誤

經夏五月辛丑公會齊侯盟于艾

杜曰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也

魯棠陰今在山东曹州府曹縣西北棠棠陰今屬
沂州府

吳公子房思出居艾果地也王女之云水經沂水出泰

山蓋縣艾山南是琅邪臨沂臨邛今沂州之棠沂

水有二一在曲阜浴于沂之沂字音以下之入蓋縣

其水南流入泗一則在源琅邪入河蓋縣之有二一

在曲阜讀水字一音古盍取音邑也地近于莒後為

王驩食邑是也互相清泚艾山自在琅邪之蓋杜

云泰山北也曲阜之蓋魯國都郟園內地有方

強風其肯至魯都受盟乎則艾在在東南魯東

近莒之得來而屬琅邪明矣

傳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杜曰春秋前魯有與齊不平今乃系然修水故言始

平于齊

方行

趙一匡云思古刑牲而徵嚴於神也王綱壞則諸侯恣
而仇黨行故王戈以敵仇盟誓以固堂天下行之道為
常焉若王師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誓為焉賢
立則信若而義在盟多息焉觀春秋之盟者有以見
王師不行而天下在賢侯也案盟會與戰自伐而戰
程孟子宋人巫人之辭言無名戰伐則以盟會者盟
會必有戰伐二名蓋於因也春秋並書之皆所以

許侯惟彼善於此而已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牲歲鄭伯許成于陳

杜曰成獲牙也

陳侯不許五父誅曰親仁善鄰國之宗也居其許鄭

杜曰五父陳公子也

何義門讀書記云周鄭交惡而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故
不許鄭成

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

杜曰子畏難也

案難謂難與爭也陳侯不知鄭之強盛祇以其見西於王
遂輕易之鄭實強於宋衛不在國之大小也

君子曰善不少失也不可長其誅桓公之謂乎長也不悛遂
自及也

杜曰悔止也後陸女案悔改也清

陸女案

雖欲殺其將能乎高書曰惡之易也水火之燎于原不可

鄉近

杜曰高書盤庚篇言惡易長也火焚原野不可鄉近

用使有言也

杜曰周任同大夫

其猛可撲滅

杜曰言不可撲滅

周任有言曰

杜曰周任同大夫

論語馬融注云周任古之良史也魯定季長從焉是

為國宗女見惡也曲盡其忠務言其直莫夷蕩宗之能其

本根勿使能殖則善信信矣

杜曰古又刈也夷殺也蕩積也宗聚也

案此上善不美惡不可長言信積為中惡去則善也仲康

說文聖繫付云積也係為二也堆之言為宗殖生也長也周

禮難氏嘗言殺身自盡日全而夷也秋促而夏之鄭注云夷

左以鈞鍾也世又之也

莊秋七月

杜曰秋七月而書首月是四時以成歲也依皆倣此

案詩中漢溫德
案韓詩作鬱
案二詩中韓詩作鬱
案二俗離蕩宗於為蕩
案二者借字謂大夫也

案此下當闕文

冬宗人取長葛

杜曰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國長葛長葛鄭邑也
不知何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
葛而備而取之言易也

初敬云左氏作秋杜云秋取冬乃告也史記月
按赴告而書至其月日從當依先後次序豈得
但按告時編之乎然左付與^日不^日因古多互^日作
書雜取當時諸侯史冊有用夏正亦有國以
故書所云冬謂之秋也案前圍今取諸侯志云一

役杜少為兩役亦能今案去年圍長葛越一年
始取不為言也易蓋去年圍之不克至今年冬
乃取之耳案犯一役杜說是也正義云冬告也
告言冬始取耳故書之於冬若其便以冬至告言
秋取亦當追書於秋一事付曰冬之有侯使未告成
三國秋成冬告書之於秋明此以冬取告故書之於
冬也今案前圍秋冬各異蓋四當時諸侯歲建不同
杜說是也正義又謂賈服以為長葛不繫鄭也
則不能檢有其邑凡邑為他國所取皆是不能檢有
之不知上有伐鄭國長葛之文與今年取之是一

車坡者主鄭年志也刺鄭伯也宋取長葛暴

師勞民至一車之久書之以誌其甚也凡伐國曰滅在

且曰侵不與易不易也

傳稱宋人取長葛

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術者鄭禮也

杜曰告饑不以王命故仔言京師而不書於禮也雖他王

命而公共以稱命已國不足之旁法鄰國故曰禮也仔

見禮也賢

救災恤鄰國之善行也五年歸粟於秦經高書

之况京師告饑乎此不書也舊史也文也廣韻

糴入米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杜曰桓王在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也

且之射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鄭伯又請成于陳不許鄭

伯懼陳之捷王師以伐鄭也故鄭伯朝王謀形間

陳也

王不禮焉

以前怨故

周桓公言於王曰

杜曰周桓公固公黑肩也固采地於風雍縣東北有

國城

詩周召諡云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天子世其子三世守
采地在王官谷秋州周公召公是也正義云旦與次子名
道書付年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
於京都受采存本國召之名也紀漢岐周之地果履經
云案杜氏特按始封言之京都之周莫詳其地故周城
在今鳳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南是所謂雍縣之周也
考禮記坊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
穆即周公次子紀年有周平公即君陳之孫守在
王官周桓公豈其後與

我國之東遷也言鄭馬依

杜日出王為大戎所殺平王東徙晉之侯鄭武公左右
王官故曰晉鄭馬依

案幽王十一年立平王即東徙後邑晉侯會衛侯鄭
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成周是年鄭桓公並死大戎之難從
王女為鄭武公即位之一年也晉世家文侯十年大戎殺幽
王周東徙

善鄭以勸采存猶懼不說

杜曰說至也

一切釋音義引字林云豎也亦至也力聲注周語云豎一

至也哉与暨同音相假故在九年盟于蔭穀果作暨说
文蔭草多貌此义

况不禮与鄭不來矣

杜曰乃桓五年所侯送王伐鄭傳

春秋三时王綱不振致与所侯相征伐而王又不能忍一

时三忘兵連禍結局不后臣不臣矣

桓七年去王三月叔桓歸于紀

杜曰左傳叔桓伯桓之弟也至是歸在特年於父母國不与嫡

俱行始書

注叔桓伯桓之弟至此歸在特年於父母之國六

才乃歸許慎曰特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所以特

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时特必少於嫡

知未二十而往也何休公羊傳注云婦人六歲備數十五送

嫡二十承事君子賤賤書在後為嫡終有賢行紀

侯而音所滅紀季以鄒入于齊叔桓歸之能安陸

約全竟歸道故重錄之案叔桓

傳謂侯之嫡終有賢行據此知其嫡也善也

身至且于月紀叔桓歸于鄒与紀未也中案禮

不且其也中故始終皆書禮禮未書禮

不書叔桓在疏謂特去其力且是案禮也案叔桓

為伯姬之甥媵也既不同行而今始書媵其卒葬也

并書其卒其葬於齊也又書之友叔而姬既為媵妻不

以媵歸也媵妻之未育書卒葬其女合葬也謂於紀為媵於

紀季也紀季何卒其宗祀於齊國叔姬歸於齊

中其卒禮也春秋特書之也三傳皆不以其解媵

而愛達又以刺費叔姬皆妄為之說耳

滕侯卒

杜曰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

案名不名蓋首四史之文也周義例禮經曰同盟

則稱名不名則赴以名葬然則遂無隱也年宿男卒

同盟而西名葬五年陳侯鮒卒未同盟而

赴名公羊以為微國不名也鄭子克許男新臣何以

名士穀梁以為秋道而吳子札之子何以名趙匡曰

春秋記葬侯卒者易代也子曰黃泉異內外也名之

降於天子也案名之有身視乎赴何爾之世更有

詳畧聖人因之故曰吾從及史之制文也後人亦

為義例於是者不能奪也合女表

杜曰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

正義曰信云滕姬姓文王子錡叔繇之後自叔繇

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卒

滅之也本云商景公亡滕案音景之商卒在滕隱之
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為君而云音景亡滕為
誘仍甚子通子時滕尚未亡去音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音景
亡滕是宋考按而誘言之地理志沛郡公丘縣地滕
國也周文王子錯叔錫所封二十一世為音所滅音景
云今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也
付七年考滕侯卒不書名未向盟也凡所任同盟於是
稱為故虜則起以名

杜曰盟以名告神故虜以名告同盟
皆終稱嗣也繼水息民禮也

杜曰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惑故
曰繼水之同知和親故曰息民

正義云所侯也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德既侯則君也五等
之主俱是國君故繼稱所任以周禮秋官序官有司

盟注云盟以約東歸告神殺牲歃血明其其信也水經注
云武王與八百諸侯成以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盟
津成王嗣因公太公盟曰世之子孫不相害也載在盟府

蓋血所謂同盟也蓋血舊時載在盟府之國以所任同盟
則是以名告終稱嗣蓋亦用公所制之禮當時史冊以此
故孔子所書皆承史冊舊文案春秋不載侯考父卒已辨

謂之禮經

杜曰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書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修春秋皆稱策為經丘明之傳

趙匡云此侯同盟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
軍節饋於卒赴可知而紀之案以名赴恐史同
有缺畧故制定禮經以此今春秋有不書名也即

史記中丘

經夏城中丘

杜曰城例有莊二十九年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凡與作必書重民也觀其時而是自見矣春秋
書城及築凡二十九皆不重民力而務興作以時止有
勞民傷財之議况不時乎

杜曰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案案今兗州府沂州東北二十里有中邱城沂州今

改沂州府附郭蘭山縣

傳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經者侯使其弟辛來聘

杜曰此聘皆侯而執玉帛以相存向例在襄九年

啖助云聘在致君命也主人受之於廟手禮也物休云

禮聘之文之於太廟孝子謹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
君且重賓之公羊謂弟稱弟何休云同母弟之顧炎
武云父之子而以同母為親疎此人情至陋之見郭
氏曰若公羊之說則異母弟不稱兄弟乎程子曰禮
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身能
以同母弟而加親也穀梁氏云諸侯之尊兄弟不以
屬通其弟云云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也也記注
云弟是臣之親貴在殊別於凡庶去秋書外來
聘也三十其一中祿亦昭臨文自見而齊侯使其弟
羊來聘凡兩次杜三蓋大聘使師之義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杜曰艾盟在六年

案夷仲當從與字猶術之夷叔也

齊公伐邾

公羊何作公伐邾

齊公伐邾

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杜曰公距鄭而更與鄭平以鄭為援今鄭更

與宋盟故懼而伐邾以求宋故曰為宋討

杜謬云春秋書公伐邾於此始見於齊且諸侯

於征伐議之乃知於此又見盟之不足相信也詩曰
君子履盟亂是用長言盟之無益適足以長亂也
誠我足言按公於元年為蒍之盟至以而不顧
其信以兵伐人之國不待貶而貶自甚也

經天王使凡伯來聘

杜曰凡伯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案凡伯凡采伯爵未書名凡氏周公第二子凡伯也

後為國畿內所侯詩瞻仰箋引禮七年天王使凡伯
來聘自禮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為
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內異也但知伯與瞻仰俱是凡伯

所作三言必是別人所制極已言志支離之匪我言老則
不如下及幽王時矣瞻仰之箋二證凡伯為天子未友耳
此三文皆言月長遠以之為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
不以為一人矣此詩節南正義文也魯公集今凡城城

在河南新野縣西南

在河南新野縣西南
同程向以喻所候之志同向為天子所聘故禮之禮與梁滑聘所候非正言天子不

上送在下聘之事故入焉秋以來朝聘之禮送未一見
故孔子書之以志周室之微弱

言天子不聘凡伯也
言天子不聘凡伯也
言天子不聘凡伯也

戎伐凡伯于林之邱以歸

杜曰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疏不書凡伯敗
在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

春秋經傳露王道云執天子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

言伐也案言言伐而不言戰去以無戰事第言伐以

罪戎也既言以歸非執之而仍不言執不與我之執

天子之使也

杜曰林之邱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

穀梁子曰戎在衛也戎衛去為其伐天子之使賤而

戎之也林之邱衛之邑也案穀梁以林之邱為衛邑

遂貶衛為戎若為真戎又何以書之耶果是衛

執天子之使而具其書曰戎是反為衛掩其大惡矣

鄭伯怨王而執伯服之何侯怨而執單伯去秋何不我

之真不通口倫也且楚之邱為我邑也非衛地江永云

案曹縣今曹州府曹縣東北之邱亭是也案曹縣

今屬曹州府一統志林之邱城在曹縣東南五十里去

秋時戎州已氏之邑漢改為己氏縣隋改曰林之邱明

者入曹州又考二年戎城之在曹縣則此楚邱為戎

邑凡伯往其地戎遂伐之以歸我衛邑也因此林之邱

與滑縣楚邱衛文公所居在同名杜遂以為衛地

不知此楚即去術遠術不乃有此說因杜注遂
謂於楚即其罪術不能救王且其患考之亦不詳矣
若論近楚即之國則曹都定陶去為最近凡
伯在戎人之邑而我伐之雖曹不能救也去執書
于楚即詳其為我地以見我之橫國之微耳於曹
術牙仇責大焉表云隋開皇辛巳時置而杜之丘
縣一在漢已氏縣以我伐凡伯之杜之丘為名一在
滑白馬城縣其故地在滑縣東

傳初戎朝于周秦幣于公即凡伯弗賓

杜曰朝而幣幣幣于公即公今計獻訪公府即寺

正義云朝於天子獻國所有亦其致陳財幣於公即

府寺自得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業

呂覽報更篇高誘注云登檉致也其致幣中謂致幣也

周語初康公聘于魯登幣于大夫魯語賓其致幣

於大夫而此義也沈欽韓云主國致幣有二

聘禮賓至近且郊居使所朝服用未帛勞賓

用乘皮束錦儀勞去此一于賓賓于畢而館君

使叩布弁掃庭食餼五牢大夫奉束幣賓受

幣致大夫乘馬束錦此一于也然皆主先而賓

酬此一于也幣此一于至歸庭食餼此一于賓朝

版向仰：受于祖廟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致
命致其君 命也 降出又請而水觀君之御中 賓私觀

軍乃饋賓以所謂燕幣於公卿以主人朝服迎以
再存賓此一等大夫送此再打受幣此致賓之

禮而凡伯不然故我強之棄弗賓謂不以賓禮待

也孔子曰出門力見大夫者公之時高不敢 忽此

冬王使凡伯來聘 深見不賓乎言思信行焉恭雅靈翁之師行之矣凡伯之非賓 遂我伐之 于材之師以歸 蓋失也焉

杜曰侍言凡伯所以見伐 道而自一取其

誅及鄭平

杜曰六年鄭侵士獲今乃平

十二月陸五父為鄭泣盟

杜曰泣臨也

壬申及鄭伯盟飲九志

杜曰志不在飲血

後文云一曰血塗口旁曰飲謂殺牲取血塗之於口以取

信也故襄九年鄭子矯曰口血未乾而背之服虔云

此而也似臨插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正義云盟

義之辭祝史讀以告神非飲血自誦之言載忘也

蓋如志有謂其心不敬不以盟為事也故五父識之杜

謂志不在於飲盟是也

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杜曰洩伯鄭洩駕

案洩駕為己見五年何款謂依賴言五父不以盟為
不依賴此盟也

鄭良佐入陳游盟

杜曰良佐鄭大夫

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杜曰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之也皆為桓五年
六年陳亂也蔡人殺陳佗行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

杜曰忽為王寵故

忽為魯質于周在三年王所謂王所居之安也觀禮
云伯父女順命于王所

鄭伯許之乃成昏

杜曰為鄭忽與齊昏援以至出奔侍

成昏為定昏之謂也桓三年正月公會齊侯于

贏侍曰成昏于齊也謂魯會也九月夫人姜氏

至自齊姜氏正月是昏至九月始昏也詩鄭風

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

忽也魯有功于齊二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娶太子以

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中有故蘇序謂刺刃之
所美也美鄭箋云忽所美之人安能美美人此言忽
自失商美之美而娶陸揚而美也美也與付同意
經八年宋公衞侯遇于垂

杜曰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

案案集今兗州府曹州北句陽店是其地也江永云今
案今改為府垂地直定陶縣屬曹戰國初屬魏
魏公子忌所謂秦伐魏主是也濟陰垂都其地是
也王友云杜既知垂即大丘而又曰濟陰句陽縣有
垂亭豈不自相背戾耶大丘於濟為敬丘序志

濟邱注云昭帝改曰大丘丘去秋遇于大丘在此水
經注睢水側有大丘王莽改曰敬丘縣屬沛郡而句
陽縣屬濟陰一臨睢水為宋地一近濟水為衛地付稱
宋公衞侯先見付主道也則垂為宋地審矣睢
陽有雉水字從犬而音同垂然則雉垂雉也尤知其
非垂亭也犬丘又見襄七年案王說是也宣八年
仲遂卒于垂則又齊地也穀梁云不期而會曰遇
左志相也案志相約期不期左一也也觀付文宋
公衞侯先相見則能不期而會矣
付八年去齊侯將平定街

杜曰平宗街於鄭

有人云期宗公以幣請於街請先相見

杜曰宗敬之命

穉侯許之故遇于大丘

杜曰大丘墾地有兩區

崇而平大宋街耳遂未肯鄭魚涉杜以下更有平宗街

于鄭之而又而誤會耳宋街不睦者信公欲以故侯

故為此舉然強曰將平祇有此意尚未平宋街以有

會期故先相見至夏尋乃卒平之耳

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街請先相見穉侯許之

杜曰宗敬之命

之故 杜曰宗敬之命 杜曰宗敬之命 杜曰宗敬之命

杜曰宗敬之命 杜曰宗敬之命 杜曰宗敬之命

見祇是故耳

故昂于大丘

杜曰大丘墾地有兩名

杜曰宛鄭伯使宛來歸祊

杜曰宛鄭大夫不書氏果賜族也

公羊云宛大夫鄭之微也鄭之微也穀果云名宛也

宛鄭伯惠与地也安宛氏族不詳宛容再云去其

族謂檀弓天子是也其罪不在宛易初大之祀微

去所任任檀弓也此依初公穀皆作而穀穀也

左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以祀齊王

微弱公後方岳之命故侯驕慢亦廢朝觀之

故鄭以湯沐之邑魯朝宿之田也初侯有大

功威德於王室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

之邑邑所以祀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

以有賜其野也魯國也

杜曰初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朱帝

魯棠棣今兗州府費縣治故初城是也江水云今棠棣

庚寅我入初

杜曰桓元年乃在魯
初田如此入初未肯受
而有之

案書歸謂不常
歸而歸之書入謂
不當入而入之公等
云言我之不初我
之有初之或此言
鄭歸魯入初田
者乎乎

縣今屬沂州府

初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初易許田三

日鄭伯使宛來歸初不祀泰山也

杜曰成王世也王城有魯都志故賜田許田以為魯國朝

宿之邑後世田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

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邑在初鄭以天子不祭復

巡狩故鄭以初易許田也後本國所近之宜也魯

以周公別廟焉將故云己之廢泰山之祀而初為魯

祀周公孫禘以有求也許田許田

今案云鄭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則魯之廢周公在許之祀

鄭湯沐之
邑天子有
於泰山
初侯皆從
泰山之上有
湯沐之邑焉

夫鄭黃王魯輕祖其罪雖均然此時初創受之而許
田不致焉未幾二邑卒復為也許田杜解為近許之田非
許田官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毛信以許為魯西鄙之
邑鄭以許為許田然則周公受封亦有此許邑當時鄭與
魯易地後遷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
割以相屬也且魯子志秋里京公伐魯傳許是許復歸
魯之證魯頌之辭非侈言也周初封建之制五等之國
皆有天子之地在其境內王十二年一巡狩益地而地皆在
於此有功德於王室者於近京師有朝宿之邑於近
京祿有湯沐之邑朝宿湯沐互言之也隨之立名曰在魯

夏統公思之文始作
即士於國
杜口國人於國界之
四

公賦云康書作
同字作士皆用作字
鄭伯為左即士則親
公右即士則鄭伯奪
政之復蓋用公是
之有代之地桓五年
伐鄭之役親公
將右軍周公將左
軍
四月甲辰鄭公子西
出陳逆歸卒於以攜
氏歸甲寅入于鄭
公子忽為質于

後天子不巡狩許侯不朝京師湯沐朝宿之邑皆為虛
設於是彼此相易以便其私魯於鄭有孤壤之推鄭於
魯魯於鄭以士利剛強不能釋而宋之文不可解故渝平而
以初歸之鄭之志不在以許田而別魯據宋其後魯
桓初立乃中而言加辟也許如又接以不始不從之勢鄭
莊洵好桓我鄭也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西南有魯城事
許田後置邑自宋字志謂在許昌城南四十里左右也此時
鄭以初歸魯以向宋志尚未虛言也許田故四年桓立
之後以加辟以假之左氏言以初易許田蓋就其終予
而言之耳

故譏之其告迎与
否鍼于未之見以
以其忘祖故曰非
杜曰不見告祖廟
而行祭康曰祖為
祫道既先入鄭
矣仍被道之有
杜氏也族譜云鍼
子儀公孫

若夫一所以不知其名耳解明是書名檢于身皆有往來
事迹則知不必曰盟可作卒才仗

辛亥宿男卒

杜曰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之與盟之晉荀偃請
河和奇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之也先稱
己君之名以啟神明故並死皆從身盟之例當若以名之
例例曰赴以名則一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
以名故之不書名例或存於始之或存於後之因宜有
異曰三或互以而白記注不特皆備故
案孟子曰其文則史之文不備故去杜仍以此通論也

特夏號公忌文始作即士於國

杜曰國人於此遂界之也

杜曰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杜曰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

穀梁謂宋序齊上為尊王也對是也此後則不以爵位
論而以強弱論故序齊在宋先瓦屋之盟參盟之始也
宋魯以後王政不行所侯擅相盟會故穀梁以五帝
三王自二伯譏其不正也左謂合禮非也不過盟會差

強於戰伐耳

杜曰瓦屋國地

竹書春秋

江永云臨瓦屋既闕知是周地也以其會于温盟于瓦
屋合盟不得相遠温是周地知瓦屋是是周地也彙纂
今開封洧川縣南二十里瓦屋里是其地今案社以
會于温故意瓦屋為周地今考瓦屋里在洧川南其
地在鄭之東當為鄭地非周地也蓋此會此盟三
國有就鄭是社公為周師才故先會河內之
温後就盟於近鄭之瓦屋鄭竟不至二國遂
自為盟蓋鄭然宗術深陽許而實不別平也是以
十年鄭復伐宋觀會與盟之地亦以其情矣春秋
地名攷略云瓦屋距温將不遠或言山東昌府濮

初觀城縣今改屬曹州府四十里有瓦屋城即三國會安
去温甚遠不可從

傳齊人卒平宗術於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
門之怨也

杜曰會温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宗術二
國忘鄭之謀鄭不與盟故不書

案者平宗術於鄭者相兼平鄭故會于温而盟
于鄭之瓦屋鄭不與盟故祇平宗術二國於鄭之地也
會于温不書在必有瓦屋之盟而温亦畧不必兼書也
杜謂不告非也社傳云去宗術遇于垂而鄭不聞

秋宋齊術盟于瓦屋而鄭不與鄭宣受平左我侵
收之復術鄭然茂長善之役宋鄭然深公子馮在鄭
宋弼公未去一日也之宋而莊去馮而合鄭之也杜公必不從
是故瓦屋之盟從鄭非平鄭也程子云曰宋為主盟與
鄭從之然從鄭胡為盟于鄭地蓋始州平鄭及鄭不
與盟而後從之也

莊八月葬蔡宣公

杜曰左傳三月而葬連

訪侯五月而葬三月故言連公羊傳云卒何以名而葬
不名卒信也而葬從主人何休云卒當赴告天子君前

臣名曰信君臣之正義之言也至葬時有常月可知
故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葬臣子辭稱公趙匡云卒名
之若易代也且降於天子也葬時舉送而不原也言
名也禮自魯不要立葬我葬蔡宣公名考父二十八年入
去秋立五十五年至是天子封人立且之為桓侯
傳六月丙成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杜曰言鄭伯不以執公也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魯
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
有丙成

正義云庚午之後十六日而有丙戌二十日而有辛卯

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其間不容一月是八月不
得有丙戌更逾一周則丙戌在庚午七十七日八月不
得有丙戌是明丙戌為日誤長歷推七月丁卯朔四
日庚午至二十日是三丙戌九月丙寅朔二十日辛
其月二十日是丙戌八月丁酉朔十日丙午二十日丙
辰二十日戊戌十四日庚戌二十六日壬戌未三丙戌二
孰為誤也不直云日誤而檢上下在因何明文故顯
言以義而後書記云鄭伯以齊人朝王程守
卿士之在四職齊人即齊侯
經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杜曰莒人微去不獲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

案上文之言齊人即齊侯此言莒人三即莒子莒穆公

小子所討也天子所封國不以大小論公州成紀好故與之盟孟

子所謂以大字哉 案天亦如何獲之有稱人在眾辭也國人

皆厥與各百盟切和人在所謂也

杜曰浮來紀邑在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

疑曰邳來同

水經注沂水在蓬萊縣故城南又在蓬萊山北

案今山東沂州府臨沂縣西北有浮來山與莒州接壤

紀邑在浮來公穀作包來釋文云包一音浮包浮同音思

繫辭包犧蓋京包作伏國語補音引字林枹鼓植也

運釋文稱鼓楫之類說文曾引詩難離于曾也今持作豈豈古後包
引福定古文官書枹枹二字同體

類

杜曰古何為樂

傳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

杜曰前侯冬來告成稱秋和三國

齊侯以伯自居

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圍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

君聞命美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杜曰鳩其民也

案齊平宋衛而鄭不與盟是年六月宋衛二國有而

以來若稱三國蓋謂齊魯宋也并齊言三也鳩

亦為也晉語所以鑑爾鳩趙宗乎注云鳩安也定四年何若

鳩楚竟杜彼注云鳩安集也謂安集其民不受兵戈之

禍

狂零十有二月卒駭卒

杜曰公不與小敵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古在諸侯之類文命於天子周襄列國大夫由諸侯自命

春秋文公以前諸侯之大夫不書氏文公以後政在大夫專以

內外大夫皆以氏書之稱善以其僭而專焉胡云

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孫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
之子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君已賜族而侯之子為大夫則稱
族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為族之初稱為近古
故子駿與挾皆書名耳案無駭自來被賜族而初授軍稱名
以亦舊史之文不闕日不月也以為例也駭穀梁作侯曰考相假
傳無駭卒羽父得溢與族公向族於案仲容仲對曰天子建德

杜曰立有德以為侯

因生以賜姓

杜曰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由海濱故陳為僾姓

曰姜武王賜胡公姓曰僾是也虞書平章百姓鄭注
百姓即百官百官賜姓惟貴者有之耳杜在弟世不

見所以為收族敬宗之義後世之宗法即起於此崔述云

晉語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

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乃雷氏之甥也夷鼓形

渙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

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

姓姬酉祁已滕歲任荀僖倭保依是也惟青陽

與倉林氏同奉黃帝故皆為姬姓漢之言姓者多

宗之余據上古之時人情樸畧容有未受姓者

故因錫土而遂賜之所以禹貢有錫土惟之文非
無人皆賜之以牲也亦有同父而異牲以教牲也
生也有牲所以辨其由生也苟同父而各牲
其牲則亦由生也亦可辨有牲焉取焉其就
文任宿須句顛東夙牲也實司太皞其有濟之祀
又之炎帝為火師其牲其也觀其文皆似古
帝王之子孫也守其牲而不改其唯虞氏本姚
姓而陳乃初牲故晉史趙以為周之所賜蓋偶
然之事時或有他故焉自國語始有一人子孫
為數牲之說而大戴記注而衍之史記又注而采

之遂謂唐虞三代只出一祀而帝王之族牲遂
亂雜而失其宜矣且前既云青陽其妻鼓
為正牲汝又云青陽其倉林為姬牲是青陽之
人而有兩牲矣此文既云黃帝之子青陽其
鼓皆為正牲鄭語又云祝融之氏正牲昆吾
以蘇厥溫董薰是正一牲而又有兩祀矣其自相
矛盾如是烏可為信哉

昨之土以命之氏

杜曰報之以土而命氏自陳

氏其地也也守之謂昨之土以命之氏福以封之

國命為某氏侯之也守封土也周禮鄭注于
注皆以世解氏謂祖父以來世為日之官則命之
以氏周禮地官十二人取所謂以世事教能知民不
失賊也據此日之氏乃治世之各非及身之稱矣
此傳言天子封諸侯並賜姓氏可知姓自姓氏
自氏如魯衛晉鄭各以其國為氏而皆同姬姓
也是一姓之人分為數氏非姓分為氏也正義云
昨刊相也有法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
以國者以為之氏此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
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胎四岳國賜姓
曰姜氏曰有呂亦其賜姓曰妫命氏曰陳其事
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為祖合之相生雖下及百
世而此姓不改族者為也其子孫共相連屬
其傷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
姓而弗別者也而昏姻不通也周道然也是言
子孫當共姓也氏猶家也傳稱盟于子皙氏逐
癩狗入于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為氏氏族
一也取漢言之曰身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
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單
允單之皆皆去戴公向巢麟高只出桓公獨

國命為某氏侯之也守封土也周禮鄭注于
注皆以世解氏謂祖父以來世為日之官則命之
以氏周禮地官十二人取所謂以世事教能知民不
失賊也據此日之氏乃治世之各非及身之稱矣
此傳言天子封諸侯並賜姓氏可知姓自姓氏
自氏如魯衛晉鄭各以其國為氏而皆同姬姓
也是一姓之人分為數氏非姓分為氏也正義云
昨刊相也有法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
以國者以為之氏此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
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胎四岳國賜姓
曰姜氏曰有呂亦其賜姓曰妫命氏曰陳其事
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為祖合之相生雖下及百
世而此姓不改族者為也其子孫共相連屬
其傷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
姓而弗別者也而昏姻不通也周道然也是言
子孫當共姓也氏猶家也傳稱盟于子皙氏逐
癩狗入于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為氏氏族
一也取漢言之曰身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
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單
允單之皆皆去戴公向巢麟高只出桓公獨

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
族桓族是其別命之異也將則受之於天子
族則命之於時君人君之賜姓賜族為此姓
此族之指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
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
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况餘人哉固
當從其父耳賜族比有大功法宜也享祀
比方始賜之其大功法任其與哀者則不
賜之眾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之所土命氏
據諸侯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為國君者亦

當王賜之族何則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
明亦天子賜之世諸侯之臣子與也此
身駭是卿羽父為之請族豈為卿乃賜族
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為其極既
登極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
升為卿以其位絕等倫其族不沒因故身未
被賜身族可稱魯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
稱名也或身以才舉者升卿位功法益薄
未足之家則雖為卿竟不賜族羽父為身
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昔

生之華氏知其心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由此
而言明有竟其族也魯之學挾柔而溺者見
於經而其後每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
之學而柔者為劉氏何負之子在齊為王
孫氏外傳稱知果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
為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為之非後君賜
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之業必始承其本末取
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其姓其言自有百
姓其姓未必皆君賜也
此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

杜曰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
也或便印先人之謚祿以為族

案杜以此侯以字為絕非也鄭康成注少牢饋
食禮云大夫或因字為謚引此傳魯年駮卒
請謚其族也命之以字為辰氏史記五帝本
紀傳解引縣五經異義作此侯以字為氏氏
乃謚字之謚也劉炫規杜謂以謚為族全無一
人蓋妄讀破句也正義云字有二等禮記
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之制也然則二十
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為長幼之字

二者皆可以为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则以长幼为氏。贵，通统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则以配字为氏。尊，公族。庶氏，庶氏是也。案郑子人者，郑康公之友，而具休为子人氏，不以仲叔为氏，则昭言公之母弟以长幼为氏，未必然也。杜以虢父叔牙，庶弟公思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长幼之字，盖出时君之命也。叔躬称叔，不称孙，而三桓皆称孙，庶氏长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称孙，展氏不称孙，但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则称孙，庶不称

孙，盖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赐也。天子赐诸侯曰氏，诸侯赐其臣曰族。古之制也。故周季战国，猶称族，不称氏。莊子渙父篇，各向其族。子路对曰：族，孔氏。战国策甘茂曰：曾人有世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蘇子母曰：曾參殺人。呂氏春秋曰：闻其名，族则不肯告，皆可證也。然称其族曰某氏者，假而称之耳。穆侯伯子男之謚，皆曰某公，而非本爵也。東門襄仲未賜族，謂之東門氏者，東門，襄仲所居也。如趙盾，趙盾曰原，同屏，括他人所稱，非君所賜之族。盖襄仲之時，人以其居稱之曰

東門氏非自稱也大夫不稱氏故以字謚官也
稱其家者皆曰族如柳下惠展其柳下皆族
也桓魋向世曰馬皆族也莊十二年傳戴武宣
穆莊之族注宋王公之子孫二十三年傳晉桓
莊之族注桓叔莊伯之子孫文七年傳穆之
族注穆公襄公之子孫昭二十一年傳靈曰景之
族注靈王景王之子孫此皆冒君謚乃自之九族
之族不世以字為族者同崔述曰逸周書中有
謚法篇其中美惡同詞聖狂一例褒貶之義
身存勸懲之道安在此豈流人之所安攬也

且周既制此謚法必先分別去之謚之人或
通行於所侯或兼行於卿大夫乃今以史考之
衛康叔之後五世無謚齊太公宋微子蔡叔
度曹叔振鐸皆四世無謚太公以佐命之臣始
封之君而竟無謚周公子伯禽亦無謚晉唐
叔子變父子皆無謚周果制為謚法何以世國
之君皆無謚乎蓋謚法非周之所制乃由漸
而起者上古人情質樸有名而已其後漸尚
文而有號于王湯撥亂及治子孫追稱之為武
王而謚於是乎始然而子孫卿士未有敢擬之者

周之二王謚為文武蓋亦仿此商制以成王之請
四方也故亦謚之曰成而康王以成遂微而行之
穆之字商有三宗西漢亦有二宗王莽漢而
宗始多及唐宋而遂無帝不宗也周公有大功
於天下故其沒也成王特賜之謚曰公庶相三
朝康王遂微周公之例而亦謚之然皆以為特典
非以為常制也是以成康昭穆之代社侯謚者寧
寧數世之俗俗深尚文遂無有不謚者然卿大
夫尚未敢擬也至周東遷以涼而卿大夫始漸有
謚當以春秋傳考之晉自文公以前惟里克叔

有謚狐偃先軫有佐霸之功而謚皆年向王
襄公廿趙衰棄枝皆有謚而先且居晉臣之屬
仍以字稱則是亦以為特典也成景以涼卿始
以謚為常先穀三卻以罪誅乃無謚降於平頃
則雖宗且以之作亂死苟寅士吉射之失位出
奔而靡不謚矣魯大夫有謚者較他國為獨
多然桓莊以前卿尚多無謚者昭定之間則
榮駕鸞與南宮說子服公父之倫下大夫靡不
謚者鄭大夫初皆無謚至春秋之末子思子
賁亦有謚惟宋大夫始終無謚果周所定一

代之制何以先此不齊彼此互異若然則
道之由漸而起明矣夫書社不賜姓與其
官有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杜曰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祿以為族皆京之時君
邑謂采邑言官有族邑亦有族也正義云存四官
謂若晉之士氏舊邑若韓趙魏氏非是君賜
則不得為族強其居官邑不待公命故云皆
宗之時君此謂同姓皆然也服虔止謂異姓
又引宋司城韓魏為證韓魏司城非異姓司城又
自為宋氏不以司城為族也案春秋兩祿氏者

爾為宗士言祿邑或子又祿隨

正義云以字為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為族也諸侯之子稱公
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公孫之子不復稱
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為
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為文言以王
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
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肝者皆是以字配
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其公之曾孫玄孫以外爰及異姓有新升
為卿君賜之族蓋以此卿之字即為此族案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為

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字計督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
族故杜云督未死賜族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劉敞云
無駭國公孫羽父請族者為其子請也

下接乃傳遜

代之制何以先此不齊彼此互異若是然則
禮之由漸而起明矣夫禮之本則在民其
官有世功則有官祿邑亦如之

杜曰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祿以為祿皆宗之時君
邑謂采邑之言官有祿邑亦有祿也正義云存四官
謂若晉之士氏舊邑若韓趙魏氏非是君賜
則不得為祿據其居官邑不待公命故云此
宗之時君此謂同異姓皆然也服虔止謂異姓
又引宋司城韓魏為證韓共司城非異姓司城又
自為宋氏不以司城為祿也案春秋兩祿氏者

是如知榮又稱荀榮士合稱范武子又稱隨
武子則宋氏亦別為司城也至其謂異姓當是
同姓之謂宋氏為宋之同姓韓魏為晉之同姓
非異姓也

公命以字為展氏

杜曰此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
王父字為氏元駭公子展之孫也故為展氏

杜曰元駭
傳述以展為元駭之字
杜曰元駭
為公子展之孫非有所據只拘公羊以王父字
為氏之說以意推測之耳而正義我行之云公

善王
公
子
孫
公
孫
公
孫
公
孫

子公孫於身必與賜族之理然觀帝嘉禹法賜姓
為妣氏曰有夏昨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皆自其人生而賜之氏也其族一也乃別且稱名
之謂古人賜姓及氏皆在生時則賜族亦當在生
時如羊替是也公子蕩之妻曰蕩伯姬曰公子
蕩亦似於其身族既定矣元年公子益師云十
傳稱眾父卒汝有眾仲三見傳眾仲益師子
是以父字為族也唐封之為唐以慶父鱗驪
之為鱗以公子鱗施伯之為施以公子施父亦以父
字為氏也晉甲父之為晉以晉匡是則以父之名

為氏也周內史稱滅和達見桓二年渾罕謂子
產國氏見昭四年子羽祿豐氏之桃見昭元年
公子孟縶之子縶曰公孟縶公孫寧傳曰孔寧又有
靖侯之孫棄賓似公孫亦族既定之叔孫得臣是
公孫之子而生賜族矣合而觀之公子公孫不賜
族之說公孫之子死後氏王父字之說皆空

有不之迴者矣案通志氏族畧序謂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
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為魯語亦注云展為無駭之後
狂九辛去夫王使南季來聘而傳氏乃謂展為無駭之字未聞其審

杜曰左傳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子也

穀梁子曰聘問也聘諸侯也正也記實云周禮天子時聘

以情訪侯之於殷謂以陰邦國之惡問向以論訪侯之志
歸朕以定汝侯之福賀慶以贊汝侯之壽致禘以
補汝侯之缺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
之義付曰聘訪侯非正官亦所未詳案范所引周禮大
行人之問問掃賑加賀慶致禘以四也王使臣下聘之禮去
秋訪侯朝聘天子其甚稀而天子反下聘於訪侯以見周
室之極衰也自隱至宣凡書來聘者八而此壯二十二年
祭叔來聘不稱王使啖助云明其假王命以外交也
案白虎通引詩付文王十字末曰南季我左付作明
季史記作丹季皆曰音相假此南季當是其後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杜云三月今正月

公羊何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尔不特也大雨雪傲甚也

何休云傲將怒也始怒甚程大甚也穀梁何云志既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雪

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范注引初白之雷未可以出電未

可以見雷電改以出見則雷不當復降皆失也必雷

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犯其時也其陽不能閉陰三氣

既逐而將為害也何休謂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

位而繼以威陰三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執隱公之象初

款云大雨震電三月癸酉去分後一日是震電時當

氣也按此則尺雪不日為異

經校卒

杜曰公伐魯大夫未賜族

公穀穀皆作侯公羊傳云侯者何吾大夫之未命也穀
梁傳云侯者所侯也范注云侯者名也所其氏疏云徐
邈引尸更物云所左侯之氏是侯之氏族但未備爵
命故略名耳新表云凡爵未至大夫則謂之微左不列
於春秋尚列則大夫夫已賜族明文六年季孫行父
北陳未賜族左傳八年公駘卒書侯卒與公駘曰
也皆未賜族自為曰未命又曰不命則皆不為大夫矣

既未為大夫則謂之微左品乃列於春秋而卒也斯
左氏知其旨

經夏城郎

江永云今案魯元年費伯已城郎而此年又城郎蓋
魯有兩郎也費伯城者為魚臺縣東北之郎去魯
遠此年城者蓋魯近郊之邑莊十年齊師宋師
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郎則郎近乘郎而括地志
謂乘郎在瑕郎西北瑕郎為兗州府滋陽縣其
曲阜近則郎可知矣且哀十一年吳伐我不言回
鄙傳謂戰于郊而檀弓云戰于郎則郎豈非

近郊之地字十年為術鄭志戰于郎公十年傳
 云即者何吾近邑也得之矣若魚臺之即去
 魯約二百里何經公會齊侯于防杜注魯地在琅
 邪阜陽東南高棠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
 有阜陽城即阜陽也今按費縣見前初比戎傳北戎
 侵鄭今按釋例杜以北戎山戎年終為一皆為今直隸
 之永年府地也鄭是遠何以侵鄭此北戎當在河
 北莊二十六年之大戎山戎今考其地在太原之交城
 成元年之茅戎在解州平陸北戎蓋與茅戎年
 傳夏城郎書不詳也

穀梁傳云年子
 焉何以書不遠時
 也此注云四時成
 年也 不與
 冬公會齊侯于防

經秋七月齊會于防

杜曰防魯地在琅邪阜陽縣東南

大月表云魯有兩防此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二十里

也為滅氏食邑杜注趙氏曰此乃魯之北鄙近於齊也

也案其一即十年所取宋防即杜注高平昌邑西南有西

城也穀梁傳云公會在外為主馬爾公羊防作郕

何宗公不至

杜曰不共王職

鄭伯為王右師士以王命討之伐宋以入郕之役忽公
 不若命

杜曰入鄭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鄭難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

案五年鄭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告命以謂奉

君命告命也。不告命謂不答其君命也。

公怒從宋使執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杜曰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更告之。

冬公會齊侯于陽謀伐宋也

家鉉翁云魯昭于陽初之利者背及屋之盟連兵

而伐與國內揣有愧故相與假王命非王意也案此鄭

伯之狡也鄭伯乘魯宋之隙告伐以濟其私魯遂陸

其術而不覺也

北戎侵鄭

江永云今按釋例杜曰北戎山戎也終為一皆為今直隸之

永平府也古鄭甚遠何以侵鄭此北戎當在河北莊

二十八年之北戎小戎今考其地在太原之交城成元年

之北戎在解州平陸北戎蓋此等戎耳案宋大甲表

以杜三十年之北戎當之也

鄭伯患之患我師曰徒我車懼其侵軼我

杜曰徒步兵也軼突也

淮南覽冥訓名誘注云自後過前曰軼車兵旋

轉不便不為步兵之空捷

公子突曰使勇而名剛也嘗冠而速士

杜曰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以勇則能往名剛不取退

居為三覆以待之

杜曰覆伏兵也

我輕而不整貪而名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亡見獲
必務進而名西復必速奔後亡不救則名繼矣乃乃

以謹

杜曰謹解也

服虔云敗不相救言必不往救先亡見獲名自務進言
其貪利也三王我謂服意思見獲為鄭獲我服與服義

誤讀

解

服蓋亦以獲為我獲鄭也案成十三年傳穆公是以不克

逞志於我成十六年傳乃以逞志

而歸杜注云逞快也此以逞為解非是

從之戎人之前遇西復左奔祝聃通

杜曰祝聃鄭大夫

祝聃再見於桓五年羊蓋別將一軍在

衷戎師

說文衷裏衣引春秋傳曰皆衷其袒服

衷中之謂包圍戎師於中猶侍之衷其袒服也

前後擊之果殪

杜曰為三部伏兵祝聃率勇而亡剛也先犯我而速奔

孫子有言曰
云敵未衰忽生其北必
有奇伏要擊手我兵即
此計之戰國秦伐趙自
起以奇兵敗趙括西魏
宋史宥以偽退敗吐谷
渾唐安祿山遣唐使
援衛州郭子儀設伏
偽退虜虜使皆善
用伏也

中丘之命為宋不朝
至然魯魯隱立十年不
開朝王一次鄭與周為
難其不自尤甚已
不正仍以正人且宋魯
以後王國不行不王豈
弟宋已我鄭莊假
命以濟一己之私而魯
受其欺弄而軍受
鄭鄭又不能制其專
擅權據所侯以伐所

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我軍走祝肫反逐之我前後
及甲之安受敵攻曰東我師殲死也

案祝肫所率為別一軍杜肫之師三伏之起故能包

圍我師於中而殲之也

我師大奔

杜曰後雖軍不復繼也

此所謂後去不救也前左敗潰後去不救故大奔也

繼而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我師

杜曰此皆去秋時事雖經去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
將令字在原始易終身其枝葉究其所寄伏皆仿此

案此悅結上文當是舊史書法月日之記以存鄭

之能據夷也

孫十年去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杜曰行言正月公會癸丑盟釋例推孫行日月癸丑是正月

二十六日知孫二月誤

行十年去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鄭為

師期

杜曰尋九年公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公會而盟之不書非後

也蓋公遂告而不告盟也

遂告公會不告盟乃杜氏意思想之辭不書曰則當是

魯魯史之不言公會而盟已括在內矣

侯此聖人之所深惡也
而左氏反獲其失在秋
之居矣

杜曰鄭魯地

舊史黃帝臣鄭伯
溫國與南陽子姓之鄭有別大夫表云鄭當在今
兖州府境春秋左記地理書云鄭有三此鄭為
魯地桓二年祭侯鄭伯會于鄭祭地也九年已
子誘與鄭為好鄭國也

莊夏盟軍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杜曰公子翬不待公會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
進攻左氏齊鄭以公不至故止更使微在位之伐宋不言及
明盟專行非鄭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
杜謂稱人為微左非必許侯用兵稱人上常例但書盟軍帥

所以譏大夫之專橫其實所會也即齊侯鄭伯也觀
傳可知盟軍先至而魯公繼至皆在五月之中六月也戊申
戊申為五月二十三日故知其先後至也

仔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杜曰言先會明也公卒期釋盟之左族

盟軍左族不稱公子耳羽父之先會亦議伐宋也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杜曰會不書不告於廟也

案盟軍先會微陳公繼至老桃與齊鄭公會蓋時之
凡別行公會禮焉用告廟

杜曰老桃宋地六月壬戌中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

春秋地名致魯云戰國秦策鮑彪注云任城有桃聚今

濟寧城北六十里有桃鄉城或云即其地江永云老桃若

在濟寧州北則為齊魯境上祀宋地

強六月壬戌公賂宋師于曹

杜曰齊新後期故公初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之賂例在

莊十一年

案杜注亦係意想之辭戊申公既與齊鄭會于老

桃齊鄭仍當後期盟會負功之疾進故先敗宋師孫實

云左氏之例曰未陳而薄之曰敗某師春秋內敗外亦凡八

豈魯專能未陳而齊人乎案春秋凡言某敗某敗

不專指未陳也

杜曰曹宋地

江永云今案曹蓋在兗州府之西南金鄉城武之間

春秋地名致魯云或云在單縣北境縣屬山東曹州府

曹宋地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杜曰鄭後至曰郟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時不用師

徒也

鄭與齊魯曰會于宋仍當後至齊與前注後期曰

姚瑋謙云抄收存身曰取：年姜長葛之類是也。遂虜而
作之曰取下文鄭伯伐取之是也。非其有曰取此取部
取防是也。部與之類是也。案取東夷書有木中取從其左
氏穀果皆謂取易穉然改言伐未有不用師徒也
取左收存身之名仍與穉易趨區云凡力得之曰取不
當取也

杜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部城志平昌曰邑縣西南有西

防城

去秋不記地理書云部有三桓二年取部大具于宋北部
也今單州城武縣信二十二年部子來朝南部也今單州

有兩部城咸十三年焚我箕部晉地也水才表云北部
為部國南部為宋是在北部城南二里今山東曹州府城
武縣東南二十里有部城咸十八年宋有城部與此又別西
防城也別於城氏之防故謂之西防昌邑博縣其地在今濟
甯府金鄉縣西北又信十四年季孫及鄭子遇于防乃魯
之防山孔子葬父母之安其地在今曲阜縣東昭五年魯曰
年夷以十年姜及防茲來奔此乃莒邑也青州南安邱縣有
防城是也

仔庚午鄭師入部卒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卒已
歸于我

杜曰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下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
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郟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
相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雖但書魯取以成鄭
志善也

宋書敗某師自內勝之書取邑惡之今魯

會二國伐宋以兵敗之後取其二邑甚之矣是以聖人

詳錄而謹之以曰案經言卒未取郟卒已取防承上公敗

宗師書日以記其實取郟公取也不然則鄭何以獨讓

掃於魯乎左氏乃謂鄭入掃於我果為鄭取則聖人仍為不直

其宋也此左氏之說也凡取皆惡之也公既敗宋師而

又連取二邑故公羊付云一月而再取其甚也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巧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

杜曰下之夕上皆成禮于庭中

不庭左不修職也詐侯職充庭觀禮庭實惟國所

有不庭与不宥義同文獻記投壺篇嗟尔不宥侯为尔

不朝於王所故左而射文不廣森云詐侯不臣謂之不宥

惠棟云釋沽庭直也謂詐侯之不直也

不貪其土以勞王正之體也

杜曰勞左叙其勤以答之詐侯相朝遂之以饗餼謂之

郊勞魯侯得尊鄭伯魯卑故言以勞王師

世祭人術人術人不合

王命

杜曰不伐宋也

林氏望云至五九年

鄭以王命來其伐

宋想皆皆於於侯

故曰不合王命

諸侯擅相征伐入國取邑惡之大夫謂之為正仍其許
乎故多矣特付之禮書曰及君子曰皆作偽左添入非左氏

之為也

經宋人術人入鄭宋人蔡人術人伐戴鄭伯伐取

杜曰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終也

書取克之易也

案伐取之左謂鄭伐三國之師而因之取戴也鄭伐

三國聲言救戴而取其國故公羊曰因宋人蔡人術

人之力而取之言其易也何休注云鄭伯去仁心因其困

而滅之易若取邑穀梁之曰此說但謂鄭與三國共取

之亦實其宋左氏謂鄭伯國戴克之取之師焉案鄭

伐三國祇以言敗之不曰言取三師者只以取戴鄭乘

危而滅人之國書之蓋深惡鄭伯之稱人稱伯之闕是

義

杜曰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

正義云地理志果園留縣故戴國在助曰章帝改曰考城

古在留戴縣近魯案今河南滑德府考城縣在

南五里考城故城是也江表云今安東縣說非也留同

安東帝因其名不美故改之見水經注一統志云鄭

取戴改名廢城秦置留縣在漢改考城戴公穀皆作

戴二字古通用說文作戴正字今戴行而戴廢矣
仔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在右郊

杜曰鄭師還駐兵於遠郊

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詩毛傳說文皆曰孫炎云邑

國都之百里之國十里之郊之遠近計地之廣狹以

為差也聘禮云賓及郊鄭注云郊遠郊白虎通云

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此天子之制書傳云百里之國

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

郊此夏殷之制與周不同案郊謂宗郊甫入郊尚

未出宗境也

宋人衛人入鄭

杜曰宋衛奇兵乘虛入鄭

此謂攻其所以救為釜底抽薪之法

蔡人伐鄭戴

杜曰從宋衛伐戴也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蔡多克之取三師焉

杜曰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在軍旅之通稱

三師不特言取蓋鄭伯先取戴而後敗三師也鄭

克戴僅兩日而即取三師之太易矣左氏之說

未免紕繆

以重禮也代國來魯朝聘則書曰朝以朝待相見也聘問
也魯君及卿往代國則曰如之往也案周禮諸侯歲相
問也朝朝也去秋之世相朝相聘但相視其勢強弱結
為塗仇非後朝禮考禮之考穀梁付謂相朝為正
此也何休謂去秋託造公以為始受命王尤為大德
付十一年去滕侯薛侯來朝

杜曰薛魯國北薛縣

疏謗云北薛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
國薛縣是也奚仲遷于邳仲遷居薛以為湯左相武
王復以其曾為薛侯裔桓霸諸侯黜為伯獻公始與

魯同盟小國今記世不可知也不知為誰所滅案案云
今薛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江亦云今案滕文公
言齊人將築薛又於薛為齊田嬰食邑也則薛當是
田之所滅案薛侯是辛怡見去秋自此處與今云
止標薛人於薛有二此為薛國莊二十一年築臺於薛
是魯地也

多爭長

服虔云多爭長先登授云李貽德云先登授玉同
禮司儀凡諸侯於賓及廟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
帑賓揖送帑後鄭謂授帑當為受帑以下之賓

送幣則為主受幣矣彼言送幣中而此言接玉亦行人合上幣主以馬蹄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幣必有玉也鄭注云主人相至且受玉也登之先後禮之文儀禮親禮訪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曰牲西而北上異牲东而北上注云別曰牲異牲受之將有先後也受舍之先後以曰異牲別之則受玉之先後之當如是矣今薛侯不循往制故爭先登

薛侯曰我先封

杜曰薛祖奚仲夏而封在周之東前

滕侯曰我國之土也

杜曰土正上官之長

呂祖謙云成周盛時諸侯祀惟入為王師士而卜正上官亦皆諸侯為之

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杜曰庶姓非周之國姓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

案在讀以聘禮子以君命在寡人君之在鄭注云在存也存謂存向用禮大行人歲編存存存古通用

用誘有之曰

國語越語注云誘俗之善淫

山有木工則度之

爾雅釋器木謂之度釋謂量度也文也曲也与擇曰義

賓有禮主則擇之

杜曰擇所宜而行也

因之宗盟異姓為後

杜曰盟也書皆先因姓例在宣四年

賈公彥云宗盟之服虔云宗盟同宗之盟與孫越難

服之同宗之盟則去与杜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四盟

則何稱於宗斯不蓋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共將王室

未聞既越異姓獨与同宗也案賈謂宗為尊謂

